

夢游集

卷四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

卷十七
之十九

C40-4514

了翁止庵請太歲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英塔院庫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四

塔銘

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夫大地生死顛瞋長夜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有能蹶
起一擊碎之掉臂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
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余今於達
觀禪師見之矣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稱
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世居吳江太湖
之難缺師其季子也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窹

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人天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群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蓋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蓋實錄也年十七方杖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游市中天大雨值虎丘僧明覺相顧盼壯其貌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餐驪甚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

有大寶何以汚在此中耶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剃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卽兀坐達旦每私語三嘆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跌坐主人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卽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丘歸卽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閭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僧咸畏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常至常熟遇相國嚴養齋翁識爲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

夢遊集十四
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辭覺
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遂策杖去
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
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
錯他不錯師大疑之到處書二語於辟間疑至頭俱
面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
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
匡山窮相宗與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
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
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

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
處至京師叅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
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
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
禡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笑
領之遂留掛搭知識嘯巖法王暹理諸大老師皆及
門去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
縣聊城傳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憚
子一日搦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
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

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
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
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
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介如
輩往叅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怕
子爲真傳師耻之歎曰西來意固如是邪遂不入衆
尋卽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
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聞
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郡城楞嚴寺爲
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弔之曰

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囑
開公任恢復之事而屬太宰爲護法太宰公弟雲臺
公施建禪堂五楹旣成請師題其枉師爲聯語曰若
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遂
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接納往來後二十餘
年太守槐亭蔡公始克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
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
重多遐方僻陋有終不聞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
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卽有謗者罪當自代
遂與太宰公及司成馮公夢禎廷尉曾公同亨岡卿

瞿公汝稷等定議命開公董其事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續藏其役者弟子寒灰如奇子幻予本及最後弟子澹居鎧也初桐城吳公用先爲儀曹郎叅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長浙藩用馮司成初議修復化城爲徑山下院藏貯經版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識云師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得度師覺公覺已還俗以醫名聞師來憫甚師僞爲賈人裝僵卧小舟中請覺診視覺見師大驚師涕泣曰爾何迷

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立命剃髮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來之日覺夕食飯盂忽墮地迸裂其誠感如此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至曲阿金沙賀孫于王四氏合族歸禮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聞妙峰師建鐵塔于蘆芽乃送經安置塔中且與計藏事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萬曆丙戌秋七月也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內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慈聖皇太后爲保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皇上頒降海內各山首及東海予以謝 恩入長

安師携開公走海上至膠西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旣渡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欽服予在長安聞之亟促裝歸兼程至卽墨師已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卽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訪石經山禮隋琬公塔念琬公慮三災劫壞正法漸滅創刻石藏經藏於巖洞感其護法深心淚下如雨琬公塔院地已歸豪右矢復之而未果乃決策西游峨眉由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

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樹根爲樵斧剝斲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咒願復生以卜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江州孝廉邢懋學延居長松館師爲說法語名長松茹退鄒給諫爾瞻丁大叅勺原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阮君自華請遊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屬建梵刹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請出家遂薙髮於山中師謚名曰法鑑所謂最後弟子也師復北遊至潭拓慈聖聖母聞師至命

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固讓曰自慚貧骨
難披紫施與高人福倍增儒隨師過雲居禮石經於
雷音寺啓石室佛座下得金函貯佛舍利三枚光燭
巖壑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于石窟
以聖母齋觀餘金贖琬公塔遂拉予偕往瞻禮屬
予作記回寓慈壽同居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
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徧融老已入滅爲文弔之
有嗣德不嗣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
日客至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
爾痛責三十棒輕則陪之知事愕不知爲誰頃師授

杖自伏地于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
始習氣如油入麵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
也師與予計修我朝傳燈錄予以禪宗凋敝與師
約往濬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癸巳秋七
月也越三年乙未予供奉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
寺成以別緣觸聖怒詔逮下獄鞫無他辭蒙恩
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在匡山聞報許誦法華經
百部冀祐不死卽往探曹溪回將赴都下救予聞予
南放遂待於江潯是年十一月會師于下關旅泊庵
師執予手嘆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

公孫杵曰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子
慰之再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卽先公死後事屬公
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唐子上以三殿工權礦稅中
使者駐湖口南康太守吳寶秀劾奏被逮其夫人
哀憤以纆死師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其如世道
何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師多方調護授以毗舍浮
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上意
解得末減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
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
愁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

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
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計偕者
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
書發震動中外忌者乘間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
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
汗下漬紙疑當更易遣近侍曹公質于師師以偈進
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
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
逮及旨下云着審而已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
絕無他辭送司寇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

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訖端坐安然而逝御史曹公學程以建言逮繫問道子師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卽此末後快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毘舍浮佛偈示人子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

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 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徙身浮塋於慈慧寺外次年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啓之安然不動予弟子大義奉師龕至經路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奉歸徑山供寂照庵師臨終有偈云恠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葬師全身於雙徑山後司成朱公國禎禮師塔知有水囑弟子法鑑啟之俗弟子繆希雍相得五峰內大慧塔後開山第二

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靈骨塔于此予始在行間聞師訃欲親往乎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蓋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日擊得以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卽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閭則盡命立不近閭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刹荒廢必至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

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及蘇長公易解盡搜出刻行于世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容足地嚴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芾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劒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旣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于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面目嚴冷其立心最慈每示弟子必令自叅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卽欲生

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暖然師實有焉於戲師豈常人哉卽其見地直捷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有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瀉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

濟關王其門人爲先師雲谷和尚典則尚存五十年來師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誠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濂雒諸儒逢續其脉以此證之師固不忝爲轉輪真子矣姑錄大略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叅請機緣開示門人緝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于世入室緇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九衆師生平行履不能

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
塗毒鼓誰其人哉驚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
成狼籍黃梅夜半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鴛鴦南
嶽青原擦膿涕漢多少癡人被他說賺五家手快如
撫舜琴南熏條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
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命在一絲有救之者定
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
生吾師如石迸笋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戰通
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
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爲骨逼塞虛空豈

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雲棲蓮池宏大師塔銘

師諱株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俗姓沈氏古
杭仁和人世爲名族父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周氏師
生而穎異世味澹如年十七補邑庠試屢冠諸生以
學行重一時於科第猶擢之也顧志在出世每書生
死事大四字於案頭從遊講藝必折歸佛理業已棲
心淨土矣家戒殺生祭必素居常太息曰人命過隙
耳浮生幾何吾三十不售定超然長往何終身事齷
齪哉前婦張氏生一子殤婦亡卽不欲娶母強之議

婚湯氏湯貧女齋疏有富者欲得師爲佳婿陰間之師竟納湯然意不欲成夫婦禮年二十七父喪三十母喪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荅時也至是長往之志決矣嘉靖乙丑除日師命湯點茶捧至案盞裂師笑曰因緣無不散之理明年丙寅訣湯曰恩愛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爲計湯亦灑然曰君先往吾徐行耳師乃作一筆勾詞竟投性天理和尚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壇受具居頃卽單瓢隻杖遊諸方遍叅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衆煉魔入京師叅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

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師以母服未闋乃懷水主以遊每食必供居必奉其哀慕如此至金陵瓦官寺病幾絕時卽欲就茶毘師微曰吾一息尚存耳乃止病間歸越中多禪期師與會者五終不知隣單姓字隆慶辛未師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山故伏虎禪師刹也楊國柱陳如玉等爲結茅三楹以棲之師弔影寒巖曾絕糧七日倚壁危坐而已村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居民最苦之師發悲懇爲諷經施食虎患遂寧

歲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民異之相與囂囂然挈材木荷鋤鏤競發其地得枉礎而指之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此法道大振海內納子歸心遂成叢林師悲末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衆生業深垢重以醍醐而貯穢器吾所懼也且佛設三學以化群生戒爲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導必固本根第 國制南北戒壇

久禁不行予卽願振頽綱亦何敢違憲令因令衆半月半月誦梵網戒經及比丘諸戒品由是遠近皆歸師以精嚴律制爲第一行著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疏發隱以發明之初師發足叅方從叅究念佛得力至是遂開淨土一門普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著彌陀疏鈔十萬餘言融會事理指歸唯心又憶昔見高峰語錄謂自來叅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此師之純鋼鑄就者向懷之行脚唯時師意併匡山未明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哭緊語編之曰禪關策進併刻之以示叅究之訣蓋顯禪淨雙修不出一心是知

師之化權微矣萬曆戊子歲大疫日斃千人太守余公良樞請公詣靈芝寺禳之疫遂止梵村舊有朱橋潮汝衝塌行者病涉余公請師倡造師云欲我爲者無論貧富貴賤人施銀八分而止獨用八者意取坤土以制水也或言工大施微恐難竣事師云心力多則功自不朽不日累千金鳩工築基每下一椿持咒百遍潮汝不至者數日橋竟成昔錢王以萬弩射潮師以一心力當之何術哉師道價日增十方衲子如歸師一以慈接之弟子日集居日隘師意不莊嚴屋宇取安適支閣而已其設清規益肅衆有通堂若精

進若老病若干方各別有堂百執事各有寮一一具鎖鑰啟閉以時各有警策語依期宣說夜有巡警擊板念佛聲傳山谷卽倦者眠不安寢不夢布薩羯磨舉功過行賞罰凜若冰霜卽佛住祇桓尚有六羣擾衆此中無一敢諍而故犯者不盡局百丈規繩而適時揅獎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者具如僧規約及諸警語赫如也極意戒殺生崇放生著文久行于世海內多奉尊之曾講圓覺經于淨慈聽者日數萬指如屏四匝因贖寺前萬工池爲放生池師八十誕辰又增拓之今城中上方長壽兩池歲費計百餘金山中

設放生所採贖飛走諸生物克物於中衆僧減口以養之歲約費粟二百石亦有警策守者依期徃宣白卽羽族善鳴噪者聞木魚聲悉寂然而聽宣罷乃鼓翅喧鳴非佛性哉噫佛說孝名爲戒儒可有養無敬師于物養而敬且有禮者也非達孝哉師道風日播海內賢豪無論朝野靡不歸心感化若大司馬宋公陶昌太宰陸公光祖宮諭張公元忭司成馮公夢禎寃公望齡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計皆扣關擊節徵賢大事靡不心折盡入陶鑄監司守相下車伏謁及應豪侯叅者無加禮不設饌皆甘糲飯卧敗席任蜥

緣蚊嘅無改容皆忘形屈勢至則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何能至是哉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猫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王妙嚴品第一侍御左公宗郢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仁和令樊公良樞問心雜亂如何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辨坐中一士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

夢遊卷十四
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
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
不曾經見一人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
減一齣否 今上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偶見師放
生文甚嘉歎遣內侍賚紫袈裟齋資往供問法要師
拜受以偈荅之師極意悲幽冥苦趣自習炤口時親
設放嘗有見師座上放如來相者蓋觀力然也師天
性朴實簡淡無緣飾虛懷應物貌溫粹弱不勝衣而
聲若洪鍾胸無崖岸而守若嚴城禦若堅兵善藏其
用文理密察經濟洪纖不遺針芥卽画叢林日用量

施利酌厚薄覈因果明罪福養老病公衆僧不滲滴
水自有叢林以來五十年中未嘗妄用一錢居常數
千指不設化主聽其自至稍有盈餘輒散施諸山庫
無儲蓄凡設齋外別持金錢作供者隨手散去施衣
藥抹貧病略無虛日偶檢私記近七載中實用五千
餘金不屬常住則前此歲歲可知已師生平惜福嘗
著三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浣濯出溺器亦不勞侍者
終身衣布素一麻布幃乃丁母艱時物今尚存他可
知已總師之操履以平等大悲攝化一切非佛言不
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

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令未
必盡修萬行若夫卽萬行以彰一心卽塵勞而見佛
性者古今除永明唯師一人而已先儒稱寂音爲僧
中班馬子則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以荷法卽任道也
惟師之才足以經世悟足以傳心教足以契機戒足
以護法操足以勵世規足以抹弊至若慈能與樂悲
能拔苦廣運六度何莫而非妙行耶出世始終無一
可議者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者也非夫應身
大士朗末法之重昏者何能至此哉臨終時預於半
月前入城別諸弟子及故舊但曰吾將他往矣還山

連下堂具茶湯設供與衆話別云此處吾不住將他
往矣中元設盂蘭盆各薦先宗師曰今歲我不與會
矣有簿記師密題曰雲棲寺直院僧代爲堂上蓮池
和尚追薦沈氏宗親云過後始知其懸記也七月朔
晚入堂坐囑大衆曰我言衆不聽我如風中燭燈盡
油乾矣只待一撞一跌纔信我也明日要遠行衆留
之師作三可惜十可嘆以警衆淞江居士徐琳等五
人在寺令侍者送遺囑五本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
目無語城中諸弟子至圍繞師復開目云大衆老實
念佛毋捏恠毋壞我規矩衆問誰可主叢林師曰戒

行雙全者又問目前師曰姑依戒次言訖面西念佛
端然而逝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也師生
於嘉靖乙未世壽八十有一僧賜五十師自卜寺左
嶺下遂全身塔於此其先耦湯氏後師祝髮建孝義
庵爲女叢林王先一載而化亦塔於寺外之右山師
得度弟子廣孝等爲最初上首其及門授戒得度者
不下數千計在家無與焉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
千計私淑者無與焉其所著述除經疏餘雜錄如竹
窻三筆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師素誠弟
子貴真修勿顯異故多靈異不具載嗚呼我聞世尊

深念末法衆生難度恐斷慧命靈山會上求護正法
者卽親蒙授記亦不敢入唯地湧之衆力任之且曰
我等末世持經當具大忍力大精進力卽有現身此
中亦不自言其本泄佛密因但臨終陰有以示之耳
觀師之行事潛神密用安忍精進之力豈非地湧之
一乎抑自淨土而來乎不然從凡夫地求自利尚不
足安能廣行利他護持正法始終無缺者乎予有感
而來略拾師之行事以昭來世其他具諸別傳乃爲
之銘曰

三毒焰熾五熱周章孰能藥石頓使清涼愆海橫流

波浪滔天誰能濟度駕大法船惟我大師實乘願力
放身其中隨宜調適蚤斷愛戶如獅脫索纔出塵勞
便露頭角開淨土門張法界網撈漉三根其赴如響
以金剛銳刮瞽眼膜根本不生枝葉自落大冶紅鑪
慈悲忍力入此陶鎔癡狂頓息毛孔光明通身手眼
從無用中法輪嘗轉若非付囑定是地湧豈屬尋常
具大勇猛師從空來亦從空去雖善藏身欲隱彌露
鐘鼓交叅雲霞綺互塔影高標法身常住

勅賜清涼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

諸佛法身托於文字般若故如來應世獨重持經法

師欲其慧命不斷故也爰自白毫歛耀像季弘經則
馬鳴龍樹無着天親性相標宗各擅其美及大法東
流唯清涼大師濬法界之源綱維教網撈撫人天以
其自性宗通而弘四辨之說無礙圓融圭山而下難
其人矣近代遠紹芳規傑然師表者唯我竹林空印
澄公大師師諱鎮澄別號空印金臺宛平桑峪李氏
子父仲武母呂氏初夢一僧持錫入室覺而遂生幼
聰慧不群爲兒嬉喜佛事蚤有出世志年十五卽投
禮西山廣應寺引公爲師得度爲沙彌服勤三年登
壇受具一江澧西峰深守菴中諸大法師弘教於大

夢遊集卷十四
都師尋依講肆參窮性相宗旨融貫華嚴靡不該練如是者十餘年復從小山笑巖二大知識究西來密意妙契心印一時義學推爲上首先是予遊京師法會衆中獨目師當爲法匠旣而同妙峯禪師結隱五臺將建無遮法會集海內耆碩囑妙峯力招師累至予大喜爲臺山得人時萬曆壬午歲也法會罷予與妙師分携瀕行不忍與師別夜談連宵力勸師曰時當末運法門寥落撐持者難得其人公愼勿住人間當留心此山深畜利器他時當爲金色主人師問其故予曰昔司馬頭陀相瀉山以形與山相稱耳師欣

然應諾予卽以所居紫霞蘭若居之師住此壁觀三年大有開悟塔院主人大方廣公請修清涼傳隨留講諸經聲光赫奕四方學者日益集未幾與雪峰創獅子窟建萬佛琉璃塔遂成叢林於中講演華嚴大經學者數千指坐寒巖冰雪儼在金剛窟中也聖母皇上爲國祈福注意臺山聞師風雅重之特賜大藏尊經安供尋復命師於都城千佛寺講師自著楞嚴正觀復於慈因寺講演諸經時妙師造千佛銅殿安置大顯通寺上嘉其功行命重修改賜額永明建七處九會道場延諸大法師講演華嚴以師主

第一座會罷師以古竹林寺文殊現身處也廢久復
緝所用多出內帑未幾幻出一大道場乃集諸弟子
重講華嚴疏一周復修南臺爲文殊化境師自是疲
於津梁矣遂謝諸弟子單提末後一著默然兀坐衆
有請說法者師曰吾隨幻緣力任大法恒以生死大
事爲念今老矣人世幾何學者以究心爲要豈復以
播弄唇吻爲得耶爾輩當以此自勉吾將行矣居頃
之示微恙危坐三日夜談笑如常中夜寂然而逝萬
曆丁巳六月十四日也師生而安重寡言笑律身嚴
御衆寬不肅而威說法三十餘年三演華嚴雖登華

座萬指圍繞意若無人天厨日至而麤糲自如居嘗
專注理觀脇不至席淵沉靜默老無情容受法弟子
以千百計出其門者率皆質樸無浮習蓋有以師表
之其於講演提綱挈要時出新意北方法席之盛稽
之前輩無有出其右者所著有楞嚴正觀金剛正眼
般若照真論因明起信攝論永嘉集諸解行於世師
生於嘉靖丁未世壽七十有一僧牘五十有奇全身
塋于竹林之左 上聞師遷化賜帑金建窆堵波額
曰空印大法師應身之塔惟我 國初禪講諸師多
啟宸衷膺 寵渥二百年來未有福德深厚上致

眷顧隆恩之若此者豈非曼室應身而來者耶抑清涼之影響耶師得度弟子惟棟等七人受法門人遠清等數百人多能開化一方明年戊午冬法孫方茂門人大謙持師行狀遠來匡山求爲塔上之銘予與師稱法門知己銘捨予孰爲之乃爲銘曰法身無形遇物而彰文字煥發般若之光故持經者慧命是託了達性空說不可說西天此土代不乏人爰有清涼曼室化身性海波翻義天星燦法界圓融炳然齊現居金色界據寶華座出廣長舌雜華紛播千載而不適生大師芳規遠紹獅子的兒高踞窟中發大哮吼

百獸震驚聞聲奔走雙提性相大開寶藏一雨普滋三根應量名聞九重隆恩眷顧梵剎聿興法幢高聳三十餘年誨人不倦以知見力隨順方便律身精嚴潛神澹泊迴彼狂飈還醇返樸示幻化身人天師表於末法中實爲僧寶塔影撐空法身獨露風動水流圓音彌布千尺寒巖萬年冰雪日月無窮光明不滅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亘古嘗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昧唯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

近代寥寥不曰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也予於壽昌
禪師見其人矣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
氏子父某母某氏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婉因
名經師生而穎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
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
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
然有向道志年二十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
之輒終卷欣然若獲故物卽與士言其意士竒之由
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亦聽之蘊空忠禪師說法
於廩山遂徃依之詢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聞

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傳大師
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
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爲夙習般若熏發也時
年二十有四一日閱大藏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
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閱月若無聞
見時以爲患痴久之有省於是切有參究志遂辭廩
山欲隱遁乃訪峩峩峯見其林壑幽邃誅茅以居誓不
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因閱傳燈
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措疑情頓
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可舉極力

推之豁然大悟卽述偈曰欲叅無上菩提道急急疏
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因呈
廩山山知爲法器師生而孱弱若不勝衣及住山極
力砥礪躬自耕作鑿石開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
聞空山境喧乃曰老僧不采無窮遂居不閉門夜獨
山行年二十有七向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具僧
相乃爾至是始剃染授具影不出山者二十有四年
如一日也邑之寶方乃宋師寶禪師故刹也請師重
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
忘却來時道之句時師年五十有一萬曆戊戌歲也

師住寶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形枯骨
立不厭其勞不數年百堵維新開田若干佛殿三門
堂厨畢具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有僧問師
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摠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
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
雲栖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問西來單傳之旨
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入五臺叅瑞峰和
尚峯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德
公案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峰曰請道師曰臨濟道佛
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峰云問道無多子又是箇

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爲汝看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相印契峰返詰師各以頌荅語載別錄末後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機貴回互妙叶五位是知洞上宗風由此必振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返錫寶方始開堂說法以博山來公爲第一座師資雅合簣鼓此道激揚宗旨四方衲

子望風而至者益衆戊申邑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久頹衆請師居之舊傳有識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爲竺再來云師住壽昌不攀外援不發化主隨緣任用數年之間所費萬計道場莊嚴煥然鉅麗叢林所宜纖悉畢具不十年間千指圍繞豈師以無作妙力而幻成者耶惟師之生也賦性直質氣柔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幅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加日不怒而威衲子一見失其故有隨機善誘各得其宜每遇病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負薪茶毘凡叢林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心力

而爲之胸次浩然耳目若無所睹聞者迨七旬尚混
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率開田三刹歲入可
供三百衆故生平佛法未離饁頭邊也四十餘年曾
無一息以便自安雖臨廣衆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
應酬偈誦法語川流雲湧誠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
圓照無思而應者耶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無礙解
脫其不疲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及其龕若師者
可謂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發強精進之若此耶益
王嚮師道德深如褒美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
其見重若此丁巳鵬月七日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

自此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此
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誠語諄諄後云此是老僧最
後一着分付大衆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
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衆環侍欣若平昔
衆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
七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
護惜常住如命根老僧不惜命根爲安常住十四日
寫書遠近道俗且勉進道十五日吉水蕭孝廉來參
師開示但看箇萬法歸一勉其力究十六日分付茶
毘自作舉火偈命侍者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

口洗面拭身燭曰不必再浴費常住薪水也誠衆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茶毘火光五色心醖如蓮花其細瓣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塋于某建宰堵波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元來今開法博山其餘守三山常住有三會語錄予嚮聞師風丙辰避暑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真者予展之卽知師爲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爲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

相見之語博山見之以予爲法門知師之深者乃具述師行狀請爲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獅絃將絕響矣今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辨自在不唯法眼圓明一振頽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大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耶觀其昭然生死實踐可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爲之銘銘曰大道廓然如太虛空聖凡幻葉影落其中卽有求者竟不可得擬議思量棹捧打月瞿曇熱亂達磨忙來到頭落得一隻皮鞋建塗毒鼓全彰正令如有

擊者喪身失命不用命者時來一擊三日耳聾睛空
霹靂身心俱碎魔佛潛蹤摩尼光耀八面虛通惟我
壽昌誤中其毒遍身毛孔三昧出沒化生死窟作光
明聚日用頭頭無處不是提起鑊頭似金剛劍煩惱
稠林佛祖出現四十餘年墜土掘地瓦礫荆棘純七
寶砌身心世界碎爲微塵塵塵佛刹坐卧經行佛法
禪道拈向一邊有來問者直指目前如大圓鏡五色
齊至不出不入死生遊戲自墮其中未常住世卽今
便行亦未曾去不信但看草芥纖塵何有一物不是
全身青山塔影松風長舌說法音聲常無間歇

九華山無垢蓮公塔銘

公諱性蓮字無垢太平僊源王氏子生而不羣幼喜
爲佛事蚤有出世志初其地佛法未流時諸外道羣
聚宣揚其說公每往觀聽一日謂衆曰此夢語也其
如生死何因決志出俗年二十有二遂棄妻子破家
散產而去之金陵攝山栖霞寺從素庵節法師薙染
受具依栖講席習諸經論義置卷嘆曰吾爲生死大
事故出家此豈能了大事乎遂棄去復得故鄉之牛
頭山誅茆以休刀耕火種專以已躬下事爲念久之
未有所入遂棄去至清河謁法堂和尚授以念佛三

昧乃深信入尋叅遍融老子都下融一見而器之遂
留入室久之妙峰和尚開法于蘆芽公特往見大有
所陶冶復歸故鄉之大山四方緇白聞風而至嘆曰
吾出家兒豈爲滴水波流把茆遮障此生平平復棄
去誓歷盡名山遍叅善知識多方行脚備嘗辛苦如
是者七年偶冬日涉河水裂作聲墮水寒徹忽然有
省乃曰眉元來橫鼻元來直渴飲飢食更有何事于
是生平之疑泮然冰釋卽歸卓錫于池陽之杉山十
方衲子日益至公遂開梵刹以待爲事至者無他
技但精紫粥飯茶湯而已了無禪道佛法觀者諦信

不疑九華聖道場地迎公爲叢林主公治已精苦忘
身爲衆凡化惡性必委曲方便跪拜周旋甚至詈罵
必俟大信而後已時人稱爲常不輕如是幾廿年遠
近緇白傾心如佛祖故凡所須未常發一街坊化主
應時如響凡足跡所至或一食一宿之所皆爲道場
若池陽之杉山九華之金剛峯觀音山之金堂大山
之草庵連嶺之靜室金陵之花山餘若秦頭峰婆娑
龍岑峰洞白沙山吉祥諸天隨地各建蘭若數十所
以修隱靜者居之咸有其徒主其業豈非忘身爲物
無心而成化者耶丙申仲春二月應衆請于三祖之

皖山不數月百廢俱舉遠近風動公復歸九華越明年皖山四衆固請公去公首肯曰去卽去矣尚須三日明日偶過九龍訪一庵主四顧欣然乃謂衆曰吾至此山大事畢矣衆不解其意二日示微疾竟終于此全身塔于蘭若之右萬曆丁酉九月三日也公生于甲辰之四月八日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二十有五公弟子甚衆各領其叢林事其優婆塞就乞佛法者獨邵季公兄弟查汝定蕭伯穀相與莫逆爲方外死生交公遷化月餘汝定卽走嶺南訪余于行間持公行寔乞爲銘以余三復感公之操存可謂精于忘已

者也故爲銘曰

忘身爲物如蟲禦木視物爲已水不洗水物我兩忘不犯鋒芒石人晝舞金鳥夜光惟公之身飄若行雲惟公之心止若谷神不來不去誰死誰生九華叅天觀者耳聾皖山曼漢聽者眼盲亭亭一塔卓彼虛空覓公行處問取九峰

棲霞影齋珠公塔銘

攝山自梁武開山至唐而盛往諸名德說法其中荒廢久矣嘉靖中五臺陸公遊目慨然屬僧統請先雲谷大師習靜其中嵩山善公重興其寺延素庵法師

大開法席海內學者一時雲集座下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則影齋珠公也公安陸李氏子生而穎異父敬事三寶公幼從父入寺聞僧誦華嚴經有感遂請出家禮邑之月公爲弟子執事數載有遠遊志乃棄去之金陵棲霞從素菴弟子錫法師受具戒聽講諸經論窮性相宗旨精心教觀十有五年一日向師請問教外別傳之旨師曰此向上事自有師承幻休老人正主法少林汝可往叅公遂之少室見休卽問如何是向上事休曰五乳峰頭月單傳殿內燈公不契乃請挂搭同衆久叅入室一日舉石霜公案有省呈偈

曰出門便是草寒林花發春歸早堪笑無足人解行却把須彌橫踏倒休曰聲前一句妙叶潛通劫外真風幽微綿密從上佛祖授手之事非思量意識可到又非玄路可通子無以世諦流布也公作禮凡執事四年復歸棲霞自爾心不涉緣跡不入俗日夜精修一心無懈一日無疾索浴更衣儼然而逝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也公世壽幾十幾歲法臘幾十夏得度弟子若干人全身塔於山之某處予少事雲谷大師每過棲霞愛公道骨峻嶒知爲法器竟不負生平得向上巴鼻是豈可以尋常學解束縛死者同日語哉

乃爲之銘曰

山川精英人文斯著道脉潛流雲來壑赴茲攝之靈
久蘊其妙爰有哲人鑿開一竅法化斯彰玄風日扇
適生珠公高標霞燦教海義龍宗門神駒顧盼千里
電捲星馳握向上符執言前幟匿耀韜光深入無際
抱道凝神蒼巖翠壁坐脫其中孤光赫奕塔影撐空
真風披拂法身堂堂雲霞出沒

耶溪若法師塔銘

公諱志若字耶溪山陰姚氏子母晏氏初禱白衣觀
音夢跣足頭陀謂曰吾與汝作獅子兒覺而有娠生

而機穎幼喜趺坐念佛父早喪母孀居甫七歲母病
日夜悲泣母臨危囑曰汝宿僧也無負本願言訖而
逝師以母遺命尋禮會稽華嚴寺賢和尚出家年十
七始薙染居常切念生死大事卽之牛頭山立志叅
究未幾從荆山法師聽法華經于天台卽隱山中憤
力向上事單棲六載偶觸境有省年二十六聞雪浪
恩公開法於南都乃瓢笠而徃先從棲霞素菴法師
受具遂依雪浪座下執業十有二載研窮諸經論深
造玄奧萬曆己丑檇李翔慧華菴沈司馬岳水部延
公居之庚寅公年三十六陸太宰五臺管僉憲東溟

劉柱史子威請講楞嚴於吳門壬辰講法華于杭之
靈隱明年講楞伽于淨慈壬寅棲息武林之飛來峰
北有永福寺故址廢人民間潘太常贖建佛閣禪堂
以成庵居三吳兩浙皆宗公教化隨在列剎開演諸
經論者三十餘處會五十餘期稱一代師匠云予與
雪浪爲同門兄弟恩兄開法南都公爲上首弟子予
聞其夙解有年矣丁巳予以雙徑因緣過吳門晤公
于如意觀其蒼然道骨喜法門尚有典刑也及公歸
予往弔雲棲抵武林月之九日公先示微疾手予書
曰本意追大師歸今予將長往不能待矣囑弟子曰

我留最後俱必爲獻之明日索浴自起更衣端坐而
逝嗚呼公乘風慧童真出家卽志向上事及有發明
力窮教典爲人天師豈非願力然哉生平清節自守
應世嶢然三衣之外無長物臨終脫然無罣礙蓋般
若根深人未易察識也嗟予老朽三十餘年慕公止
一面且末後不忘非宿緣哉乃叙公行履之槩而爲
之銘曰

死生膠固靡不牽纏公何視之如此脫然以般若種
生生熏習是故去來全不着力戒月悲華慈雲法雨
自利利他絜無塵滓洞契佛心播廣長舌法音經耳

功報彌劫嗟哉末法公爲法幢願久住世魔外自降
生死去來法身寂滅公寔灑然是真解脱塔倚孤峰
松聲不絕日夜圓音熾然常說

雲中普興禪院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鏡玄公塔

銘

日月麗天生盲獲益春回大地幽谷陽生故吾佛世
尊法身彌綸凡在有情無不具足雖邊地篋戾苟因
緣會遇無不使令人佛知見轉腥羶而爲淨土者是
在開化之功何如耳予于玄公深有感焉公諱義玄
別號古鏡雲中賈氏子父林母李氏生有異徵髫年

厭俗禮郡定盛和尚出家志向上事長辭師操方初
至京師于萬壽戒壇受具足戒徧禮海內名山叅訪
知識決策已躬下事有所發明念福慧未圓功行不
具中年還鄉廣作佛事結飯僧緣不以數計造湲金
像莊嚴佛土繪水陸以拔幽冥修橋梁以濟厲揭建
宰堵以標人天跪誦往生咒三十六萬遍以資淨業
凡在利益靡不精心竭力以導利多人由是四衆歸
依王臣敬仰雲中邊地遍虜民情慄悍以公之教化
轉殺機爲善種詎非現比丘身說法者耶公體豐厚
而性柔和見者欣說景從內典外書無不該涉學富

而行高故感 代藩國主三世崇重吉陽端惠諸王
咸爲外護建普興禪院遂爲開山第一代任持公生
于嘉靖丁亥入戒于萬曆乙巳世壽八十僧臘四十
有奇塔于雲中郊外予于丙辰長至月弔紫栢老人
于雙徑大都龍華故人月清潭公走書持狀乞銘乃
爲之銘曰

法身普遍無處不周如月現水清濁同流是故衆生
有情皆具善惡雖殊其性不二轉化之機係于善導
以水投水不妙自妙是故至人隨處示現若是無緣
對面不見倘以妙用入衆生心如月在水愈清愈深
能以善化轉彼殺機以無我故知之者希日照中天
春回大地時若至時無處不是公以緣現而以緣滅
生滅去來了不可說表剎凌空法身常住是知我公
真機獨露

勅賜龍岡寺大方遷禪師塔銘

禪宗傳燈所載皆本五家法脉修短不一其系自有
元雪庭禪師揭洞上一宗於少林二十四傳至大章
書禪師中興其道今遷公爲的嗣也師諱如遷字大
方別號松谷陝西鳳翔岐山人族李氏父諱鐸母張
氏師生于落星里幼喜佛事每至佛寺則如舊居愛

戀忘歸蚤入社學肄儒業心不喜每向父母曰兒聞
佛教乃出世因志願出家年十七父母不能回其志
乃捨禮本郡無踪本公爲師剃染居三載發志操方
遠訪知識決擇已躬下事首叅悅菴喜和尚授具指
示向上一路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棲有所開悟聞大
章宗師開堂少林往求印證嘉靖辛酉謁章于立雪
庭遂留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可有
針頭玉線海底鐵牛日夜辛勤記伊保守之囑由是
知洞上宗風五位正偏之旨至是猶未泯也師得法
已腰包一鉢遍遊海內名山回至京師歷諸講肆深

窮性相宗旨後至懷慶鄭世子讓國潛修白業聞師
至致禮叅請深相印契乃建精舍于龍岡延師晏寂
時四方學者聞風遠至萬曆丁亥應大都慈雲菴請
舉揚宗旨戊子千佛寺請講諸經日遶萬指庚寅奉
聖母慈聖皇太后懿旨于慈壽寺開淨土法門在
會者千二百衆 欽造鍍金大佛像 賜大藏經護
勅御書大法寶藏四字甲午春請回龍岡創寺安供
戊戌秋八月十有一日先示微恙端然而逝師生於
嘉靖戊戌世壽六十有一僧牘四十有奇全身葬于
寺之西原師歿後二十二年萬曆己未弟子海雲走

匡廬謁予求塔上之銘予昔晤師于天都慈壽見其孤標凜凜如立雪長松衲子叅請不假辭色拈提宗教必指向上爲極則應機接物純一至誠動止未嘗少怠有先德典刑與予對談旬日夜無不抵掌擊節居恒謂學人慙師當代宗門正眼也予被放嶺外師歸故山時對弟子言有萬里之思故其銘待予有以也予感師爲法門知己乃爲之銘曰

一花五葉二派五宗門庭施設各擅家風洞上真源機貴回互玉線金針正偏不住雪老重拈書師繼業至我遷公親承骨血海底鐵牛當機印定遇緣卽宗

全提正令隨方指示明鏡當臺妍媸不隱八字打開二十餘年和泥入水把手爲人渾忘自己名達九重道光末運法藏自天龍神欽敬忘功罷業休老林泉身心寂滅慧光渾圓幻緣已盡撒手便行本來不滅又何有生塔鎖龍岡法身常住問末後句天曉不露

廬山千佛寺恭敬公塔銘

公諱仁敬字恭乾別號幻識襄陽吳氏子生而不羣髫年有出世志於伏牛山福田寺禮高菴法師祝髮受具聽講經論叅窮性相宗旨日夜無怠者三載於教觀深有信受師曰學者志宜遠大無以管窺蠡測

爲自足也遂如京都東園暹理諸大法師皆一時師匠公依講肆盡得其與義大章宗師開達磨單傳之旨于少林公盡棄教義復往叅究依棲十餘年歎曰此口耳也道在心證奚事空言哉遂棄去之伏牛煉魔場大爐鞴中放捨身心打長七者三年有所悟入隨遍叅知識以求印證道過金陵守心禪師隱居弘濟操履密行爲一時推重一見大奇之乃爲公曰道在心悟守在靜密登山涉水徒費草鞋錢耳乃留公閉關相與切磋日造深奧盡掃其玄解如是者三年及破關卽判然入廬山將結隱以終身焉時萬曆七

年己卯歲也公初入山卜地至金竹坪見其寬衍歎曰此五百人安居處也因與山靈誓願以身命布施於此以結十方衲子緣遂誅茆縛廬弔影居之負春執役弟子智聯爲之助公得以絕跡者三年明年庚辰達觀可禪師來遊見而異之曰公能安心寂寞如此其所操進當不可量遂爲莫逆盤桓月餘而去歲癸未應黃梅五祖寺之請演法華經又三年乙酉應興國吳公國倫請演楞嚴經彼方素稱剽悍人多感化焉吳公首唱爲建殿堂經營五年歲己丑三殿禪堂厨庫告成公之南昌募造千葉寶蓮毘盧大像太

史定宇鄧公爲唱導功未及半公示微恙遷化萬曆十九年辛卯歲六月初七日也世壽五十有一僧臘三十有奇聯自山中奔赴哀號不欲生鄧公勉以繼志述事卒乃師願乃完大像負師靈骨還山塋于寺後時萬曆丙申某月某日也公得度弟子九人獨聯侍公最久公之願輪有所托焉入城二十八年歲丁巳諸孫各捐衣鉢建宰堵波請予爲銘銘曰

大道如空無處不通但離質礙靡不包容淵深若海潛流大地有鑿之者必至寔際故載道者在乎形器心量若空其道自備我觀我公忘已爲物布心如地

其願乃足相彼空山誅茅一把擬覆十方任其來者有願未終賁志而訣有子克家卒振其業梵剎聿興集者雲赴飢食勞息莫知其故公心常任法身不滅直窮未來石爛海竭塔影高標松聲泉響如是法輪在知音賞

啓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四 終

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五

侍者福善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廬山雲中寺敬堂忠公塔銘

佛以無數方便調伏衆生菩薩以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是知爲佛弟子續佛慧命者非特踞華座拈麈尾拂爲向上事卽抗志煙霞潛行密用未嘗不以泉響風聲爲廣長舌相也若雲中忠公者豈非白毫光中晏坐山林而求佛道者耶師諱法忠別號敬堂新安歙縣曹氏子母程氏公生而穎異韶年好端坐不與羣兒嬉弱冠厭儒業不喜治生產蚤有出世志年十

九遊錢塘靈隱寺遇雲水僧大機和尚卽求出家爲
剃染執侍三年二十一登壇受具卽依講肆久之多
所叅承然未自信遂行脚至少林大千潤禪師開堂
說法師依之扣單傳之旨未幾走長安謁徧融月心
二大老指示心要尋歸五臺予同妙峰禪師居北臺
之龍門師訪于冰雪中一見而心相印契乃留居期
年萬曆壬午妙師與予別之蘆芽拉師同往尋開叢
林諸所創立師有力焉居三載棄去入伏牛火場調
煉三業南還登匡廬愛其幽勝遂誅茅於講經臺居
三年復遷五老峰弔影四年一日登覽仰天坪乃匡

山絕頂喜其高勝遂居之單丁數載漸緝屋宇久之
衲子亦漸集師手植松十餘萬本冀成叢林師居恒
坦夷無緣飾御衆不立規矩凡細務必以身先至老
不倦隨緣自守一衲之外無長物粒米莖菜必與其
之視衆如一平等行慈無論智愚賢不肖浸久默化
而不自知故來者如歸家侍父母凡出語句慨切痛
至聽者無不心領神會是以雖不上堂入室而一衆
森嚴儼然一大爐鞴蓋以身教也予於丁巳歲投老
五乳訪師於雲中欣然道故師一日過予連牀夜話
屬予撰十方常住記越三年庚申秋示微疾臨終端

坐謂其徒曰吾見紅日當空金蓮遍地吾其行矣言訖寂然而逝時七月廿一日也師生于嘉靖辛丑世壽八十法臘六十晚年得度弟子三人能幻能握皆歛人能撐庖州人握奉師茶毘收靈骨塔塋於桃花峯下持狀請銘予憮然而嘆曰當師訪予五臺時見師飄然如凌風孤鶴心甚愛其高舉比卽堅留且云能同埋此中乎師曰有緣必遂自後別去將謂無復再晤之期豈意垂老同歸且爲述師之生平耶銘曰大道如空萬法體同能善用者遇緣卽宗逆順隨宜了無虧欠是在智者種種方便松聲泉響出廣長舌

况復當機豈非善說是故至人以身爲教密行全彰事事皆妙壑土掘地搬柴運水大用現前何拘彼此有緣而遇無心而作法法頭頭都成解脫弔影重巖如臨廣衆二十餘年巍巍不動通身毛孔遍布十方有入之者脫體清涼利建雲中僧來世外粥飯如從香積世界是在吾師無作妙力用而不藏從空一擲大願未終幻緣消歇掉臂而行了無言說一塔撐空靈跡是寄法身常住盡未來際

宣城華陽山道者法振鐸公塔銘

公諱大鐸字法振宛陵某氏子生而超羣神清韻朗

幼從鄉校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乃曰道何物耶聞而可死遂大疑之每每以此問諸先達皆不愜意一日逢行脚僧問曰如何是道僧曰此吾佛氏無上妙道非世之仁義禮智而已也公由是篤信佛道遂禮其僧薙髮時年甫二十其僧囑曰吾非爾師當往叅雲棲公徑造焉得沙彌戒依衆未幾卽從雪浪法席叅諸教義居恒求悟自心不得其指復歸雲棲進具戒請益修心之要示以念佛法門以一心不亂爲的旨付禪關策進一書爲叅究之訣公佩服還本郡石瀧巖閉關三年單提一念久之有省復往雲棲

求印可遂依衆淘汰數年辭歸本郡之華陽山誅茅以居華陽祖於黃山白嶽縱廣一由旬周環四邑菴當萬山之中最爲幽僻公居之唯種芋栽茶拾橡栗採松花以充食竟絕意人間唯一沙彌智浩執侍焉浩讀楞嚴至徵心處問曰七處徵心皆不可得畢竟心在甚麼處公撫几一下良久問曰會麼浩曰不會乃示二祖公案久之令浩參諸方去公單居焉緇白請公說金剛般若要義公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問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公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乃曰大衆各自珍重吾將行矣卽沐浴更衣端坐念
佛而逝時萬曆戊午七月十八日也公生于萬曆甲
戌八月二十四日世壽四十有五僧牒二十有八葬
於菴之某處智浩叅方歸省公已入寂三年矣浩乃
匍匐匡山乞予爲塔上銘予覽狀知公始以聞道可
死一言發心顛棄人間世雖親教義不尚名言絕意
於空山寂寞之濱單提一念以死生爲大事至其操
行孤絕超然似古隱山之流此末法之難能者嗟乎
若公之風可使吾徒之貪者廉狂者息躁者靜也又
何事踞華座爲說法哉予有感於斯乃爲之銘曰

般若靈根如種在地遇緣而發若時雨溉聞道一言
夙習固然偶一觸之應念現前死既可矣復生何戀
頓捨世緣入山修練不事語言單提向上一念孤明
吾我俱喪橡栗松花以療形枯浮雲幻化視之若無
寂寞空山孤風絕侶莫問其實看王中主死生不變
太虛閃電寂滅空中超情離見撩起便去似不曾來
空花翳目野馬塵埃塔影團團霞蒸霧瑣問末後句
青山朵朵

比丘性慈塔幢銘

比丘性慈毘陵潘氏子性愛離俗童時聞月珠法師

講楞嚴遂發心出家禮宇光法師於華山求剃度授以淨土法門專心一志雅修梵行喜看老病心無厭倦習音聲佛事後遇滇南僧性玉結伴遊南海誅茅同居十餘載玉患病頻年慈看侍殷勤如事父母略無怠容玉竟無恙萬曆己未同禮匡山授具戒回普陀而玉病復作慈益加調護庚申歲慈感法乳復來省匡山舟次荻港偶微恙遂坐脫於舟中囑同行三人茶毘於紫沙洲萬曆庚申五月一日也玉聞之乃奔負靈骨歸葬普陀復走匡山具述其因緣乞志之予聞而感之曰詩云兄弟鬩于牆世有骨肉而仇讐

者多矣况二姓乎若慈與玉也慕爾相逢以道相親一心莫逆看病十年如一日慈能盡心力於生前玉乃感恩義於身後誠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耶予故次序其事又以啟法門之義當以看病爲第一行也慈生於癸巳年正月十七日世壽二十八歲玉爲滇南昆明徐氏子世業儒故併記之乃爲銘曰宿具道緣無心而遇形異心同難兄難弟視身若已死生不二出情之情故乃如是骨埋白花心凝實際試問大士果何來去

新安黃山擲鉢菴寓安寄公塔銘

公諱廣寄字寓安衢州開化余氏子生而聰慧有出
塵志年十五白父母聽出家投郡張公山無爲法公
爲沙彌好學多能博雅游藝恒往來於休婺之間一
時士大夫無不器重樂與爲忘年交年二十四嘆曰
人生過隙駒耳泛泛若此何以出家爲遂決志遊方
叅訪知識屢行爲親知羈留不果乃宵遁單瓢隻杖
徑造雲棲大師見而器之爲授具戒開示念佛法門
曰念佛無他伎倆專在一心不亂公服膺遂以克維
那居常刻意精修單持一念謹束三業嚴整威儀調
和内外悅可衆心大師一日臨衆曰朝廷設官以稱

職爲最豈惟國家叢林亦然梵語維那此云悅衆若
寄維那可謂稱職矣由是一衆咸推重之一坐八年
以省師歸故山閉關三年萬曆庚戌入黃山之丞相
原誅茅藏修精進自策一念不移若忘人世久之一
方緇白歸信者衆圖南汪公爲結菴以居之一坐十
二年偶嬰真疾竟不言動止如常人莫知之久之疾
篤鄉人請醫診視公曰死生如客耳當行卽行又何
爲乎竟勿藥唯安然端坐如不有身一日召弟子曰
吾行矣末後一事汝等識之言訖跏趺而逝時天啟
元年辛酉二月二日也初弟子不意公遽化未理龕

室乃置坐於几上且恐形變急積薪茶毘值天大雪不能動轉如是者七日遠近緇白聞而破雪奔弔見公顏色如生喜容可掬唇紅不改手軟如綿咸曰此生人也安忍化固止之乃借佛龕收歛供於所整之丈室雪乃止弟子相謂曰此豈末後事耶於是亦不敢火經夏秋炎熱形氣不變意欲奉三年乃塋明年壬戌三月弟子大守走匡山具白其事且請爲銘予聞而嘆曰吾沙門之行貴真修實証不在銜名聞立門庭爲得也以公之高明多藝博識廣聞一入法門卽盡情屏絕精心爲道如愚若訥居常一念密密綿

綿見人不發一語問者唯唯一笑而已至若處同袍忘人我脫略形骸無不愛而敬之豈非威儀攝生正容悟物無言而說法者耶嗚呼若公之於生死神往形留化臭腐爲神竒豈非戒定熏修精心融貫而然耶卽佛祖之金剛不壞常住不朽亦由斯而致否則不崇朝若豚子之食於死母也予於是有感焉乃爲之銘曰

三界萬法爲心所造壞與不壞摠在一竅螢火蚌珠其光雖小亦是精妙圓明之寶何況佛性寶覺明心在我固有豈不甚深戒定所熏金剛種子故舍利羅

其轂如蟻既有幻形寧免幻病果縛現存業由前定如公形骸久而不臭想是其中心光無垢從此精練生生不退決定至於金剛之地或焚或存無可不可且待三年再來報我我作此銘非爲公立普告諸人大家努力

徑山化城寺澹居鎧公塔銘

歷觀古今豪傑之士有戡亂之才而不能降心有拔山之力而不能割愛是知能透情關掉臂生死者非宿種深根雖丈夫亦未易爲力也予於鎧公有異焉公諱法鎧字忍之別號澹居江陰人姓趙氏世稱巨

族母夢僧趺坐於堂上遂生公公生而穎慧爲兒嬉喜佛事侖儻逸羣長習舉子業才名奕奕乃塵視世榮志性命之學父母爲聘竟不願父卒乃杖策孤遊登太和山遇羽士授長生之術過武昌遇講良知學者皆掉頭棄去一日入僧舍見金剛經讀至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忽有省乃曰是吾所歸也還過浮山坐三曲洞瀝血寫孝經癸巳遊皖城達觀禪師過江上公往叅未面門外作禮再謁乃見求度未許師登馬祖菴公偕阮公自華至是夜師夢披白鎧人侍其側及公至着白衣懇求剃度師許之因命今名雍髮

授具戒時年三十有三師命參已躬下事公卽辭入
天目誅茅於分經臺弔影藏修單提向上極力參究
蔬食不糝單衣露肘每降妄心燃香熱臂如是者三
年大有開發石帆岳公入山見公弊衣蓬頭垢面跣
足腰鎌採薪因問你是澹和尚甚麼人應曰我是他
使的岳公大笑曰真道人也久之下天目復過宣城
掩關於西樂乃習荷重負肩試四十斤經行以苦筋
骨調昏睡其道益進後出關行脚至匡廬每過叢林
坐廊下忽焉達旦寤寐一如也辛丑至都門省本師
於慈壽初入室便問某甲爲生死大事願師指示師

卽痛棒如是者再一日又問曰永嘉云了卽業障本
來空只如師子尊者二祖肇公等是了得也未聲未
絕師連棒曰會麼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本來空是甚
麼乾屎橛公猛省但點首而已自是見地卽穩密壬
寅秋南還入浮山會聖巖乃宋遠錄公與歐陽六一
因碁說法處久爲俗業皖城澹宇阮公聚族復之請
公以居重新遠公塔瀝血書梵網經日課金剛般若
爲母壽戊申應太史觀我吳公請住持浮山大華嚴
寺居常以本分爲佛事四方衲子至者唯示直捷處
乃集諸祖入道因緣梓之初達師刻大藏以雙徑寂

照爲刻塲師靈龕亦歸之公欲滿本師願遂往庚戌
公至山見多霧濕下有化城故址乃宋佛日宣禪師
道塲太史具區馮公議修復爲藏板處公簡得其手
札示左方伯本如吳公吳公按址畫界奪諸豪右之
手仍爲佛地又贖臨安太平寺田百畝供贍常住於
是藏事有歸焉甲寅吳公開府於蜀公以刻藏因緣
往議遂登峩眉禮普賢乙卯春同直指若谷徐公出
蜀是年秋還徑山大師靈龕已入土司成文寧朱公
禮師塔按形家言知地有水議改葬公與師護法弟
子仲淳繆公行求善地改卜于鵬搏峰之陽丙辰冬

予自南嶽來赴弔盡法門死生之義至金沙爲文以
祭預定於長至月十九日及至會是日茶毘子因舉
火請靈骨入塔以酬生平知己達師末後一段光明
公之力也諺曰棒頭出孝子公實以之予歸匡山公
疲於津梁以寂照付杲公以化城爲十方接待常住
囑諸弟子曰汝等架柴下各有一坐具地何戀戀於
此耶辛酉秋七月遍辭諸檀越過白門以藏事托本
如吳公冬十月歸雙徑一日倚杖立堂下顧謂衆曰
羚羊桂角不出十二衆罔測至晚爇香禮佛沐浴更
衣趺坐默然至旦忽脫去天啟辛酉十二月十三日

也弟子某某等茶毘塋於某某處公生于嘉靖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二十有八予每見達師門庭峻絕恒思後難其人及予雙徑見公貌粹骨剛稜稜英氣四方會塋者麋至百凡囀集公摩畫遊刃指揮如意氣閑閑不動聲色其於以送死復生盡形畢命繼志述事光前絕後斯爲達師末後弟子無忝的骨者也私謂公之才足以應世力足以荷擔其爲道也艱難辛苦靡不備歷其於事也見義勇爲不避刀鋸其視利養如空花水月死生之際超然如脫屣屣噫非大丈夫夙根披露心契無生寢處

於有形之外者曷能如此哉公弟子元亮具狀走匡山乞予爲銘予念法門之誼乃爲銘曰

叢林秋晚大法頽綱歲寒霜雪紫栢用光其道旣光門庭益峻壁立懸崖大有徑庭望之者慄親之者退棘棒一條全無忌諱窟中獅子爪牙纔露是獅子兒略無回互一棒之下翻身蹕跳大步遊行迴途復妙渾身荷擔不遺餘力恒沙法藏信手揮斥法輪無窮轉之未盡津梁旣疲隨緣究竟旅泊安居乾成行處一切盡爲十方常住生前不有末後亦無一塵不立本自如如羚羊挂角分明指示撩起便行撒手歸去

夢遊卷十五
一塔孤標空中建立法身彌露風聲月色

南岳山主瑞光祥公銘

盡法界量無一物而非法身諸塵勞門無一行而非佛事况乎調練三業精專一心遠離世間而勤淨土之行者乎故吾佛曰毫光照東方萬八千界光中菩薩種種因緣而求佛道若南岳祥公者豈非光中所現攝念山林一心勤求佛道者乎按狀公諱法祥字瑞光別號隱南越嶧縣周氏子生而超曠業儒不第慨然有出世志從其叔遊京師往叅嘯巖老人巖示以向上公曰弟子塵勞中人未敢承當巖曰卽念佛

法門最爲提要公領之居頃南還決志出家禮本邑喜菴愷公薙髮時年三十有二矣調棲霞素菴法師受具依棲講肆三年遂棄去北遊大都叅遍融和尚一見問曰汝作麼生公曰某甲爲生死出家一向修念佛法門不審是第一義諦否融曰更不容念佛外別求第一義諦公領旨作禮慈聖皇太后大作佛事建淨業期請居首座三年期罷遊五臺之伏牛遍叅諸老宿時栢松和尚牛山耆舊也公見與語心契留住石室弔影絕跡木食三年一日趺坐雪積滿牀火絕衣濕侍者往見驚走報松松往視見公定乃擊

磬警覺問曰煙寒灰冷作麼境會公曰山原是石水
原是水雪飛滿崖不知所以松曰此是暫息塵勞得
輕安耳若耽着此境卽墮偏空勿滯於此宜行脚去
逢南卽止授以鉢袋囑曰禪和往南走報道七十九
我也不多時大家相廝守公遂瓢笠徑造峨嵋禮普
賢住大峨石八越月苦切叅究心地未安因憶松栢
逢南之記遂之南嶽登祝融峰頂望古大明山林崇
茂卽往卜居未幾赤帝峰僧楚然請主閱藏公至一
宿夜半恍惚夢中告曰此非師所居速去詰朝將他
往適僧大寬留住側刀峰公應諾行三日藏經殿煖

公以嘯嘯開示念佛法門志終身從事欲以豆爲數
寬願克化主募豆四十八石公從此放下身心影不
出山日夜精勤以豆爲珠淨念相繼至終身焉由是
稱爲豆兒佛云公住山絕無外緣聲光日露十方衲
子遠歸之四事不思而至叢林不作而成南嶽寂寞
多年得公一振起居常誡諸弟子汝剃除鬚髮不知
有生死大事但倚牆靠壁業識茫茫喚作甚麼豈非
吾佛所呵衲衣在空間假名阿練若苟不專心淨業
大限到來將何抵對闍老子乎聞者感泣公雖絕意
入世當世君子聞風景仰廣西方伯劉公謁廟遺書

夢遊卷十一
請一見力謝不往衡州郡丞盧公祀廟黜失期者罰約三十餘石送公公曰老僧豈以一鉢飯斂衆怨乎竟不納長沙吉王嚮公差內使往請公曰山僧行脚倦遊息肩於此誓死救遠公跡不入俗不敢奉命王遣前使賞送華嚴經二部大疏鈔一部齋資百兩公領令旨以齋資散合山以廣王惠餘留鎮山門王益加重焉公接納往來不擇臧否一味平等慈悲荆襄大盜賈二唐九等七人被捕急來歸發露懺悔哀乞活命公憐其誠納之冠以道巾令隨衆作務捕官至見公慈心藹然又聞念佛音聲有感乃解腰纏三金

辦齋而去其盜亦化爲苦行僧辛丑歲饑大衆絕糧三日采蕨而食公日夜禱于護法神有少年僧於山下檀越家化米豆百數十石送至詢問前僧無有也公自居側刀峰精修淨業三十餘年未常暫輟居常脇不至蓆不設方丈唯坐一龕於佛殿不安庫房筭無長物減之日唯胡椒一瓶舊布數片而已無勞侍者不發化主不結外援不交權貴所食糲糲常以糠粳爲餅克食僧有投之地者公拾取煨而啖之每經行念佛必荷鋤出遊凡見遺穢必以土掩之或曰師何過勞如此公曰一片清淨地恐山神見穢矣公生

夢遊集卷之十一
平隨衆年七十餘尚無法嗣臨江居士傳某向賈於
江湖一旦棄妻子出家峨帽名同融萬曆壬寅冬來
叅心相印契卽付衣鉢偈曰西來大意問如何直至
于今見也麼心上不生何有見嚩嚩嚩唎娑婆訶融
卽依棲以終焉公向與衆周旋無倦一日索浴禮佛
告衆曰瓜子熟也正落蒂時堂中無知之者時融居
毘佛洞乃遣人往喚融至峯前聞音樂聲入室寂然
公趺坐融作禮公曰我行矣先以鉢袋累汝今以念
珠拄杖留別善自護持良久令首座領衆念佛公跏
坐誠衆曰毋得虛張捏怪誑惑世人獨一味老實念

佛言訖合掌端坐而逝萬曆庚戌二月初六日寅時
也公生于嘉靖壬辰九月望日世壽七十有九法臘
四十有三大衆供于堂中七日顏色不變全身葬于
峰之右建窆堵波憶昔在東海時儀部曾公爲言公
苦行高操不減古人予時心識之矣公入滅後十有
四年癸亥予歸曹溪融公具狀來乞塔上之銘予撫
狀喟然而嘆曰嗟乎去聖時遙法門凋弊叢林典刑
幾至掃地汎汎波流率汨汨於聲利以喪本真法道
之衰亦至於此若夫清操苦節一念終身始終不易
如公者可謂以身說法矣又何俟登曲朶木拈槌豎

夢遊集卷之十一
拂爲向上哉觀公死生去來了無罣礙豈非以念佛
心入無生者耶愧不能發公之蘊秘乃爲之銘銘曰
十方世界法身普應諸塵勞門是爲妙行何況一心
淨念相繼始終不移日夜無替嗟哉末法逐物失真
何如我公爲道忘身一入千峰如履刀刃故得三昧
名爲無諍迥絕外緣以豆爲珠光明歷歷心境如如
影不出山跡不入俗苦節稜稜清風拂拂四衆來歸
隨緣粥飯一味平懷人人自辨以念佛心直入無生
故末後句撩起便行赤律一身寸絲不挂七十九年
脫體放下來無所粘去不留跡故我稱爲真善知識

塔影橫空光流南嶽廣長舌相熾然常說水流風動
念佛念法此是我公述津寶筏

勅建大護國慈壽寺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風淳公

塔銘

世尊說法三藏所談則曰隨類現身皆爲實相拈花
示衆迦葉微笑則曰觸物明心單傳直指古之學佛
者明此可謂具正法眼若古風禪師者始以居士身
終爲比丘相隨緣利物人莫測其潛符此豈可以二
諦求之哉謹按師狀諱覺淳保定新城人也父朱欽
母張氏師生卽性不茹葷酒爲兒好趺坐及長不喜

夢遊卷十五
治生產業父母爲娶師雖強從卽善觀空修離欲行
每集諸善男子作般若圓覺法會師爲衆中長天然
穎悟年二十七棄家遠遊如京師登壇受白衣戒大
善知識寶藏成公開法於王城師往叅謁有所感契
卽從披剃執弟子業師最居下板雖執爨負舂未嘗
不以身先成公有不可師事志益堅居三年公方命
其受具從守心無碍二法師聽華嚴圓覺楞嚴諸經
於四大分離妄身何處之語有所領契自爾隨處建
立華嚴圓覺道場歲無虛日王城感化若迦維改觀
洋洋中外如此者十餘年嘉靖辛酉司禮監黃公錦

衣焦公輩重修普安寺迎師居之幾二十年師唯據
丈室延一江大千止菴諸法師弘天台賢首兩宗旨
隆慶壬申先帝始崇佛道就普安建吉祥道場師
主壇延精誠感格恩渥頒隆齋饋盡從中出今
上元年兩宮聖母爲社稷祈福大作佛事凡建立
齋壇多就師所嘗賜千佛錦袈裟凡內經廠諸教爲
佛事者率皆從之萬曆丙子今上奉聖母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德意勅建大慈壽寺成卽遷師爲
任持命度沙彌一人爲弟子及勅校續入大藏師
首領之凡所弘闡佛事無不稱旨是時海內法門

盡皆知師爲大法幢矣居常接納四衆但舉圓覺知
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之偈及楞嚴
如幻三昧或拈提古人向上公案以警發之暇則行
住坐卧每咄咄作私語見聞卽爲之改容舉莫識其
爲密行者生平履歷不離當處而大播宗風竟莫窺
其涯涘多稱爲肉身大士一夕召諸弟子告有微恙
端坐三日熙然集衆念佛隨聲寂然而逝萬曆九年
四月十有七日也師生于正德辛未卒于萬曆辛巳
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度弟子十五人孫
八十餘人本在爲欽依僧錄善世領今 慈壽住持

奉師全身塋于寺之後園 聖母悼之乃 賜金若
千建塔以表旌之銘曰

法身如空非聲非色應物現形如水中月觸處皆然
何真何俗卽比丘身亦同空谷伊維古風聿生像季
卓爾襟期作大佛事真俗雙彰形神俱妙不離市鄽
而弘至道感應昭昭天人穆穆默運環樞龍降虎伏
精格 紫宸誠廻北斗法道用昌和盤珠走梵綵纔
興琳宮初建風滿寰區翕如雷電一管春生蒹葭灰
起大地楊輝寔從茲始師維何人爲化爲幻詎受密
遺來行方便七十餘年師如食頃觀者痴疑熱夢未

醒彈指歸空破顏微笑萬丈深潭只垂一釣表刹凌
空長松帶霧月色風聲真機獨露

金臺龍華寺第八代住山瑞菴禪公塔銘

師諱廣禎字瑞菴金臺孫氏子生性多奇譎幼不齒
羣兒中見者異之心喜佛事時喃喃作出家語龍華
榮菴茂公居僧錄左闡教有重行偶從孫氏齋次見
師甫七歲有奇氣因乞爲沙彌遂命與上足璽公爲
弟子少長卽喜以音聲爲佛事調練三業精修六時
居常切志向上事年三十登壇受具大通法師教化
昌隆勤事之多聞法要隆慶改元大宗伯舉爲龍華

住持師大開法社延禪講宗師集四方學士披閱大
藏闡少室天台兩宗旨若大千潤禪師中興曹洞凡
爲諸方師匠者多發跡于斯妙峰登禪師微時以大
藏因緣謁師師爲引重于公卿間道風大著妙師爲
法門堆漸亦藉資焉 今上崇尚三寶海內名藍知
識凡爲佛事者多出師門大都稱爲功德藏丁丑春
妙師與予隱居清涼師傾心慕之遊五頂搜訪于冰
雪中居無何杖錫南遊禮普陀大士入天台隱于通
玄峯頂鳥棲穀食者三年專精一行三昧有所發悟
尋謝去回策東吳禮長干舍利泝長江陟九華登匡

廬馴黃龍白鹿揖五老而望香爐達文殊經臺三匝
滌除玄覽以休過黃梅求印證焉復遊目武當抵南
岳求悟法華三昧處回入伏牛練磨衆中居三月以
歸萬曆九年辛巳春師年五十有四矣居頃之妙師
與予建大會清涼師與雙林平公無遮允公齊入法
社壬午春會罷師復與予結隱太行及冬初師還故
居明年予亦東蹈海上且誓與師同歸又明年甲申
奉 聖母慈聖皇太后命同妙師飯僧秦晉伊洛諸
名山因出關走蘆芽渡河登華嶽覽長安閱雁塔留
影尋草堂羅什翻經處結夏圭峰望太白太乙略嶠

函而東再入伏牛訪嵩少參鼻祖單傳哭潤公扣白
馬以歸居無何復奉 慈旨賁大藏往天台廬嶽復
遣清涼還報師喟然嘆曰一介微僧數叨 慈命撫
心顧德愧何以當乃引疾獨居屏人絕跡山門事久
付弟子輩居常自足無意于世生平後已先人不以
物爲事戒珠心月秋露寒空貌古神清長松孤鶴淒
然暖然可親而不可近可慢而不可忽雖非法眼之
英固一代鼓鉢師表也達觀可師嘗謂予曰吾門之
龍華猶如秦鏡真能照人肝膽又若絮累如意信手
取之無不足者一時賞鑑如此師抱疾期年予從海

夢遊卷十
上往問之師把臂泣謂予曰死生夢幻去來夜旦非予所悲但不能與公同歸有負山海之盟一旦長訣當引領望公于淨土中至若所棄土苴諸弟子輩屬當事公如我生公其視我不死耶又曰法門寥落重予所悲妙達二師密藏諸公輩皆當代俊逸余我真期願當忘心爲法幸爲我謝居無何召諸弟子曰吾賴爲佛子愧無補法門但生平此心不敢辜負佛恩耳生謂我不足死當我有餘爾其勉之予行矣爾其無忘東海也爲我裁衣以謝言訖而逝萬曆十有七年五月廿三日也師生于嘉靖戊子世壽六十有二

法騰三十有奇得度弟子二人孫智潭奉師龕室全身塋于京西北海店之隆禧寺左是歲冬十月智潭奉師命持衲衣一襲匍匐海上計予聞之嗟乎悲哉生耶死耶師何人耶因具述行寔如左乃爲銘曰
盡法界身修普賢行海印威神炳然齊映或現頭陀或居鄺肆塵市山林無非佛事曰惟我師化比丘相戒目悲華爲人榜樣圓覺伽藍十方聚會來者應知無內無外如如意珠似功德藏出生妙利恒沙供養上方擎來香飯一鉢見者聞者皆蒙度脫擘破天台踏翻廬嶽如蓮華開似大夢覺歷遍寰中囊收沙界

赤手歸來無錢買賣六十餘年死生夜旦喚不回頭
先登彼岸撇下髑髏埋之沙聚塔表長空影沉秋水
是師常身昭然若此

五臺山龍泉寺正光居士徐公願力塔碑記銘
觀夫真界凝然應化之徵靡一聖凡異路利他之跡
有殊所以幻影多端浮光萬態至若憑願力以持心
假宰波而表願者是於正光居士見之矣居士姓徐
氏霸州保定縣人父伸母高氏士生而有異徵週歲
能言前世事動止度若天人嘉靖三十四年甫七歲
應選進入宮闈列內翰局讀書進局官教內則儀掌

秘閣卽能明習故事隆慶改元陞 御前勤慎有功
萬曆初 今上御宇紀勛陞 乾清宮內奏事牌子
歷事三朝小心翼翼奉 聖母起居朝夕惕厲調和
樞紐贊理化機有大力焉德位日崇篤信三寶于都
城崇文門外建明因寺一區印施佛大藏經一部延
沙門永慶爲住持于山西五臺舊路嶺重修龍泉寺
奏聞 聖母度沙彌遠健授僧錄左覺義爲本寺住
持又于真定曲陽縣北重修鳳祥寺一所置地三頃
餘畝以供龍泉香火接待十方域內名山大刹凡
聖母功德所被者靡不默助 皇猷敷揚 慈化一

夢遊集卷十五
雨普霑含生獲福矣居士雖處深官衣唯布素甘心
蔬食每厭生死志求出離朝參暮禮寒暑不易刺血
書金剛般若經普賢行願法華心品若干卷建窣堵
波于龍泉之東南麓以表願力持心功流浩劫溼斯
猛燄永宅清涼期來世以歸依效一生而取辦以爲
金剛種子靈苗福田常住矣噫若居士者非夫親承
付囑而來耶抑以幻化人天而作佛事耶何其智深
志固之若此也功德旣成乃命家臣程進持杖稽首
海印道人乞紀其事乃爲銘曰

乾坤造化毓靈產秀乃降哲人曷分左右哲人伊何

唯徐之子氣亶丈夫幻形維女維女謂何內訓寔祖
不有其人孰匡 聖母歷事 三朝位班九列贊化

調元著茲偉績蕩蕩慈風輝輝佛日率土普天無非
爲國在在道場處處寶所但願莊嚴孰分人我身處
塵勞志求淨土稟受三皈普修六度書寫受持大乘
經偈誓捨此身徑登佛地嗟彼夢夫長夜冥冥偉矣
達人視死如生跡繫王宮心存丘壑勁節凌雲長松
孤鶴偃師化人誰假誰真獻珠龍女其事若神塔表
長城莫安 畿輔上祝 聖釐天長地久

普濟菴始祖寶藏成公塔銘

寶藏大師者諱自成山東德州劉氏子幼習爐業在
鉗鋸間卽知以念佛從事如佛教金師之法如是用
心有年父蚤喪其母孀居天性至孝俱養竭其心力
年三十有出世志從本省鍾樓寺潭公雅染卽立禪
習止觀門師將志行脚母老無養師以具稱其母荷
擔之遠遊四方每乞食奉母於樹下塚間上壽爲歡
不減鼎俎後至京之西山百花中峪往來數年土人
重之其供養日益贍師惟以一瓢之外無餘糝以此
終母天年以茶毘法塋之建窆堵波以表孝義今尚
存焉已而結庵居大峪岳家坡中貴傳公集衆請師

住都城之普安寺未幾白衣檀越張某建普濟菴於
阜城關外四里圍接待十方往來嘉靖庚戌秋八月
大虜犯京師都城三面無隙率多奔潰唯西郭一面
將合圍適虜酋引胡兒數千騎馳至菴首飲馬盤礴
酋驟入菴衆擁其後師望之頽然憨笑且罵曰酋奴
毋妄動我物師預羅鮮菓於堦下酋長見柿如火欣
然取噉師大罵曰此不可食酋將爲賣已強食之甚
苦噉師乃奪其柿以頻梨與之虜噉而甘之驩呼以
爲不欺已嚙指誠衆曰有人於此毋妄殺也乃挿令
箭而去頃一虜追王氏子入菴其人奔潛佛座下虜

窺得之刃將下師以手挈虜奪刃擲地其人竟以生
居頃虜亦稍稍引去達觀可禪師常贊之曰師以一
身當虜一面指麾談罵所全活者數萬是卽現天大
將軍身而爲說法豈直一大將催之力哉杭人詔善
士者夢伽藍爲師摧供養傾心皈依建彌勒菴以延
師師居常不事口腹衲衣糞掃一鉢無餘每得施利
米麵盡皆傾囊以濟貧者若空無一粒亦不往白檀
越唯以坏堵門面壁忍餓而坐久有知之者爲送供
食盡則堵門如故率以爲常後修普安寺成師復歸
院弟子曰漸進初淳公執業甚勤師於衆中獨苦淳

公和寒瘡暑陸沉賤役唯公以身先之百不一可無
人識其意者師將終日顧謂衆曰吾之有淳猶樹之
有幹至若枝葉繁茂扶疎而庇蔭多矣汝等知之乎
未幾無疾而逝嘉靖三十九年二月朔日也師世壽
八十有九僧臘五十有奇公滅後淳公大興普安於
先帝顧命之時今上 聖母建慈壽寺成延淳公爲
住持以公弟子了寧爲替僧公化後又以其孫本在
爲住持在以疾告退院又以其徒圓應世其業 聖
慈復建慈恩寺爲在別院以休老焉公之子孫枝葉
繁茂一如公言豈非天道冥冥報德之驗與萬曆甲

午冬日余隨緣王城其孫了鑑與在等持狀乞余爲記乃爲之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明明在上豈曰不真維真不朽視身非有不有至人安見其久伊惟我師積彼孝思出塵離俗其德寔基應化門頭其功匪一以異方便著茲偉績因悟不生所以不死技幹扶疎寔由種子覆庇人天埋根千尺一剎峩然千秋萬礪

慈悲寺無瑕玉和尚塔銘

公諱明玉字無瑕西蜀安岳龍居劉氏子公生不受治生產業性倔強不與世情和合長娶汪氏女舉三

子長兒聰慧萬孝公雖心愛之亦不爲兒女子計居常以佛爲事每供養二老必以齋蔬爲盡孝二老以此自安公以超塵脫俗爲念無頃刻置也二老謝世去公年四十六卽判然棄妻子從方外遊是時長兒年十二躑躅相隨至播州之樓頭山於東洋海菴主所父子俱薙髮爲沙彌授具戒隆慶三年五月五日也自爾公携長兒行脚卽督課業爲弟子父子相從雲遊萬里遍歷名山叅叩知識苦行絕倫每日中一食糠菜不慘樹下塚間隨遇順適自是終身脇不至席萬曆初謁普陀過金陵至都下遊履五臺寓三塔

夢遊卷十五
寺禮華嚴經六十萬字一字一拜每晝夜必稽首三千如是者經三匝至十二年復至京之碧峯寺禮法華經六萬餘字一字一拜晝夜不倦如前者十二匝長兒爲沙彌者年德日亦長多親講肆聽習華嚴法華楞嚴圓覺唯識諸經論善開曉發蒙而事公日益謹一時稱詫謂有師弟子如此者業已風動中外矣十七年內官監太監王公輩欲開精舍延公弟子爲弘法所且爲公休老地乃卜阜城關外二里許捐貲創寺以居寺成請額 聖母嘉之賜曰慈慧太宗伯棠軒李公記其事一日公謂弟子曰吾以業繫安

婆七十二年侵尋老病久住何益吾將歸矣爾當以法爲懷勿生愛戀遂不食念佛不絕者旬日聲響如鍾顏色若壯弟子請問生死大事公但曰嘻嘻呵呵呵呵嘻嘻不是妄念不是真知良久云你說是個甚麼自代云大通橋上交糧客原是南方送米人臨危索浴更衣端坐持珠念佛益哀促連大叫佛佛佛倒駕鐵牛歸佛土聲絕而逝萬曆乙未春王正月十九日也公生于嘉靖甲申七月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二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奉全身于黃村塔弟子一人真貴卽今爲慈慧法師者予持鉢王城住慈氏樓閣貴

持行實哀乞海印狀其事公生不識一丁臨行快便
如此豈非脚跟線斷就路還家者耶乃爲銘曰

生死機關只在一竅善來善逝木人戴帽父子團圓
形影相顧世出世間有何回互昔日老龐破家散宅
今日看來大似未撒何如此公一竅不通生拘鐵強
直出樊籠麗不嫁女公不捨兒一般生意各得便宜
七十二年半僧半俗今日風光千足萬足一塔陵空
十方常住空壤塔存法身彌露

三角山勉菴幻法師塔銘

謹按狀師諱如幻字勉菴莆田林氏子父環師個儻

負奇氣幼業儒年十四卽列諸生里有夏生治時者
通內典師與遊從最善生一日謂師曰公唇掀齒露
非壽相也師驚問何爲而可生曰聞之誦觀音大士
禱無不應第持其號自當驗師遂依持勤懇二年而
唇果脗合年十九倭夷寇閩父母俱喪於兵師大泣
曰人命固如是乎何戀戀鄉井爲遂拂衣遨遊江湖
間二載入廬山叅徧融大師融問曰大德何處人來
作甚麼師曰小子閩人來爲求長生融曰有長必有
短何不學無生曰無生作麼學乞師指示融曰汝試
剝除鬚髮屏息諸緣咬嚼一句無義味話久久得個

下落乃可爲爾道無生師卽剃染命名如幻依棲頃之遂去斲水馬牙山叅無爲藏王居三載次隱斗方山又五載遂荷策北遊上都謁諸大知識依暹理二法師聽諸經與義諸老皆深器之已而有田將軍者斲人也見師雅量因漫之以世諦業師笑曰海龍肯入溝渠遂拽杖歸九峰衲子駢集每以楞嚴爲衆發明心要翰林郭公正域以太夫人憂居謁師於九峰相得歡甚公因進而請曰竊見當世談禪者動以棒喝機鋒爲向上自多及察其操存則未也若是又不若守教乘精戒律離欲苦行以慈利物若師之爲佳

耳師曰然非禪之過乃學禪者之過耳奈何去聖愈遠法門下衰誠若公言可爲流涕也師律身清苦生平無嗜好有所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唯一鉢三衣跣足草屨而已楚藩臬大夫沈君與師交最密弟子輩欲置香火地以券白師于沈公師大斥曰方寸福田不力耨區區安向沈官人弟子不聽私請之師知之卽拽杖去九峰走武曲憇吉陽寺閉關誦華嚴經三載往潭州三角山爲馬祖門人總印開山處不幾年煥然一新法席大振師一日謂衆曰趙州八十尚行脚我脚底豈乏草鞋一具耶遂拂袖之匡廬入黃

龍寺留講楞嚴至二卷終師謂衆曰姑舍是無論且有末後一句子當與大眾商量卽示恙六曰告終衆有請留偈師曰辭世本無偈痴人覓夢踪虛空無面目面目問虛空弟子有問師靈骨可更之斬乎師曰愛重娑婆苦無情極樂天何須懷舊影寂照滿三千言訖遂逝時萬曆十九年某月日也師生于嘉靖癸巳世壽五十有九僧臘三十有奇門人火浴遂以骨石瘞于黃龍山之某處弟子性詮以遺命走江夏郭太史乞狀其行寔萬曆壬辰秋九月因郭太史紹介于余爲塔銘乃按狀以叙而爲銘曰

大海汪洋味全滴水姿竭噲之爲雲爲雨惟此一滴無內無外卷入毛端散周沙界霈然霧電乾地普洽三草二木酸甘苦辣各得生長抽芽發幹除非無根自遭塗炭曰惟我師娑竭之子毒氣逼人觸之者死噓氣成雲縮氣成水或寒或熱順時稱尊以身爲水以水爲命變化無方去來不定流行坎止遇緣卽宗不是如幻安能合空來無所從去無所着倒騎黃龍踏折三角潭州之水匡山之雲彌滿六合是師全身

有言三載戰州之水... 不最... 以水... 而... 大... 無內... 大...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六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傳

南京僧錄司左覺義兼大報恩寺住持高祖西

林翁大和尚傳

祖翁諱末寧別號西林六合縣郭氏子幼出家禮報
恩無瑕玉公爲師翁生性耿介持重言動不妄少卽
爲衆所推年二十卽持金剛經至老不輟 武宗駕
幸南都 駐蹕本寺大宗伯慮僧無可承旨者遴選
皆不稱先是翁與僧名惠遠者號東林相與莫逆兩

人狀貌魁偉喬白巖爲大司馬父與翁善遂舉兩人
宗伯大喜卽以遠爲僧錄右覺義以翁爲本寺提點
及上駕駐寺明日登大殿禮佛畢百官朝罷上
諭作誦經佛事命呈疏草宗伯議須翰林祖翁曰佛
疏別有體制須僧家當行可耳卽舉遠公具疏草呈
上覽之喜曰朕家有此僧耶宗伯卽以僧錄印付
遠掌便行事也上至塔殿見地下一孔問執殿役
僧曰此何物應曰金井上不憚祖翁跪奏曰此氣
眼上曰何用祖翁曰有佛舍利藏於塔下留此以
通氣耳上意解做道場七日其王壇場法事皆遠

公其承旨內外一切事宜皆祖翁至上駕行竟
無一缺絲是宗伯甚重之嘉靖十年衆舉爲本寺住
持綜理山門事二十年陞僧錄右覺義又五年陞左
覺義先是江南佛法未大行翁雖居官秩切以法門
爲憂每見僧徒見輕於士林歎曰爲僧不學故取辱
名教玷污法門耳初請先師雲谷和尚住三藏殿教
諸習禪者於是始知有禪宗數年先師去隱棲霞適
守愚先師南來五臺陸公爲祠部王政謂祖翁曰頃
見高僧守愚法師講演甚明當請至寺教習僧徒翁
卽禮請先師居三藏殿設常住供贍選僧數十衆日

親領往聽講從此始知向佛法雲谷先師居棲霞陸公遊攝山見而雅重之卽欲重興請師爲住持師堅辭不可乃屬祖翁舉嵩山善公爲棲霞住持由是重興道場復寺業開法社爲接待叢林自是禪道佛法乃大行方知有十方接待皆吾祖翁力興起也先是僧多習俗不能對士君子一語翁居常謂僧徒以禪教爲本業然欲通文義識忠孝大節須先從儒入乃延儒師教其等十餘人讀五經四書子史某所以麤知讀書文義及披剝卽知聽講習禪卽雪浪中興一代教法皆翁慈心攝持教養之力也翁掌僧錄印二

十五年諸山一體奉法惟謹山門事務一草一葉不敢輕棄視常住如眼睛故山門興而法運昌也每率衆僧上殿祝延 聖壽見僧有懶墮不至者翁切責之曰此殿乃天宮淨土爾等懶慢如此他日求一瞻禮不可得也翁於嘉靖四十三年臘月除日集諸子孫叙生平行履因屬後事乃撫其背囑之曰吾年八十有三當行矣門庭多故一日無老人則支持甚難此兒雖年少饒有識量我身後汝等一門大小凡有事當立我像前聽此兒主張庶幾可保無虞耳少祖艮山厚公已下皆唯唯受命明年正月七日翁具袈

夢遊卷十六
三
裴巡察遍謝合寺耆舊十日持僧錄印謁禮部大宗伯請以老辭大宗伯慰留不允翁歸卽封其印明日示微疾請醫進藥翁曰吾已矣竟不藥某侍翁病中聞誦金剛經不絕至十五中夜令舉衆大小圍遶念佛某扶翁坐懷中寂然而逝十四年正月十六日也翁素無畜積簡篋不滿三十金喪禮塋送約費三百餘金皆借貸既塋合房舉無所措少祖憂之乃集大小于祖翁像前議無所出於是某力主張將翁所遺衣鉢什物凡可值者計之盡沽以償貸者儻不足當以田變價盡償之苟無負累則衣食易爲耳衆如議

乃設齋盡集諸貸主各執券照子母分給所負貸券一夕盡焚於是率保其房門子孫不散少祖始稱翁爲知人是年二月方丈燬明年二月十五日大殿災奉旨以本寺官住頭首執事下法司者十五人以本寺爲朝廷家佛堂凡物皆出內帑事于重典法當論死合寺僧懼盡逃去某獨身往法司看管鹽菜饘粥荷擔往來於中多方調護設法解救竟末減坐罰囚糧於是合寺安堵皆感誦翁爲知人翁生于成化癸卯世壽八十有三今西林庵乃存日所修退居也全身塋于智安寺某年十二蒙翁度脫出家乃命

夢遊卷十六
以梅齋俊公爲師教習經書十九披荆侍翁十年行事微細多不能記憶但見逐日侵晨持誦回向西方未嘗少廢每隨行履見其端莊挺持足不挽衣鐵面威嚴未見輕一啟齒笑容奉雲谷守愚二先師如對大賓至敬盡禮卽諸山尋常僧來謁不整衣冠不見其撫某等讀書如慈母之嬰兒也懷感祖恩五十餘年向在東海記翁行實甚詳因被難失草今老矣忘者十九切念後之子孫不知先人所自記其大略以詔後裔庶先德與刑世世如在也
贊曰天道循環與時升降而法道亦然故道將興也

必應真乘時以啟之非偶然也觀江南佛法草昧如舍利未湧出時今則法雨克滿洋洋佛國之風孰致之耶吾翁雖非任道而道實因之詎非功俾作者耶
雲谷先大師傳

師諱法會別號雲谷嘉善胥山懷氏子生於弘治庚申幼志出世投邑大雲寺某公爲師初習瑜珈師每思曰出家以生死大事爲切何以碌碌衣食計爲年十九卽決志操方尋登壇受具聞天台小止觀法門專精修習法舟濟禪師續徑山之道掩關于郡之天寧師徃叅扣呈其所修舟曰止觀之要不依身心氣

息內外脫然子之所修流于下乘豈西來的意耶學
道必以悟心爲主師悲仰請益舟授以念佛審實話
頭直令重下疑情師依教日夜叅究寢食俱廢一日
受食食盡亦不自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
復請益舟乃蒙印可閱宗鏡錄大悟唯心之旨從此
一切經教及諸祖公案了然如觀家中故物於是韜
晦叢林陸沉賤役一日閱鐔津集見明教大師護法
深心初禮觀音大士日夜稱名十萬聲師願効其行
遂頂戴觀音大士像通宵不寐禮拜經行終身不懈
時江南佛法禪道絕然無聞師初至金陵寓天界毘

盧閣下行道見者稱異魏國先王聞之乃請于西園
叢桂庵供養師住此入定三日夜居無何予先太師
祖西林翁掌僧錄兼報恩住持往謁師卽請住本寺
之三藏殿師危坐一龕絕無將迎足不越閭者三年
人無知者偶有權貴人遊至見師端坐以爲無禮謾
辱之師拽杖之攝山棲霞棲霞乃梁朝開山武帝鑿
千佛嶺累朝賜供贍田地道場荒廢殿堂爲虎狼巢
師愛其幽深遂誅茅于千佛嶺下影不出山時有盜
侵師竊去所有夜行至天明尚不離菴人獲之送至
師師食以飲食盡與所有持去由是聞者感化太宰

五臺陸公初仕爲祠部主政訪古道場偶遊棲霞見師氣宇不凡雅重之信宿山中欲重興其寺請師爲住持師堅辭舉嵩山善公以應命善公盡復寺故業斥豪民占據第宅爲方丈建禪堂開講席納四來江南叢林肇於此師之力也道場旣開往來者衆師乃移居於山之最深處曰天開巖弔影如初一時宰官居士因陸公開導多知有禪道聞師之風往往造謁凡叅請者一見師卽問曰日用事如何不論貴賤僧俗入室必擲蒲團于地令其端坐返觀自己本來面目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別必叮嚀曰無空過日

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功夫難易若何故荒唐者茫無以應以慈愈切而嚴益重雖無門庭設施見者望崖不寒而慄然師一以等心相攝從來接人軟語低聲一味平懷未常有辭色士大夫歸依者日益衆卽不能入山有請見者師以化導爲心亦就見歲一往來城中必至於回光寺每至則在家二衆歸之如遶華座師一視如幻化人曾無一念分別心故親近者如嬰兒之傍慈母也出城多主于普德驪鶴悅公實稟其教先太師翁每延入丈室動經旬月予童子時卽親近執侍辱師器之訓誨不倦予年十九有不欲出

家意師知之問曰汝何背初心耶予曰第厭其俗耳
師曰汝知厭俗何不學高僧古之高僧天子不以臣
禮待之父母不以子禮畜之天龍恭敬不以爲喜當
取傳燈錄高僧傳讀之則知之矣予卽簡書寄得中
峰廣錄一部持白師師曰熟味此卽知僧之爲貴也
予由是決志難染實蒙師之開發乃嘉靖甲子歲也
丙寅冬師愍禪道絕響乃集五十三人結坐禪期於
天界師力拔予入衆同叅指示向上一路教以念佛
審實話頭是時始知有宗門事比南都諸刹從禪者
四五人耳師垂老悲心益切雖最小沙彌一以慈眼

視之遇之以禮凡動靜威儀無不耳提面命循循善
誘見者人人以爲親已然護法心深不輕初學不慢
毀戒諸山僧多不律凡有干法紀者師一聞之不待
求而往救必懇懇當事佛法付囑王臣爲外護惟在
仰體佛心辱僧卽辱佛也聞者莫不改容釋然必至
解脫而後已然竟罔聞於人者故聽者亦未嘗以多
事爲煩久久皆知出於無緣慈也了凡袁公未第時
叅師於山中相對默坐三日夜師示之以唯心立命
之旨公奉教事詳省身錄由是師道日益重隆慶辛
未予辭師北遊師誠之曰古人行脚單爲求明已躬

夢遊卷十六
下事爾當思他日將何以見父母師友與毋虛費草鞋錢也。涕泣禮別壬申春嘉禾吏部尚書默泉吳公刑部尚書旦泉鄭公平湖太僕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請師故山諸公時時入室問道每見必炷香請益執弟子禮達觀可禪師常同尚書平泉陸公中書思菴徐公謁師扣華嚴宗旨師爲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皆嘆未曾有師尋常示人特揭唯心淨土法門生平任緣未常樹立門庭諸山但有禪講道場必請坐方丈至則舉揚百丈規矩務明先德典刑不少假借居恒安重寡言出語如空谷音定力攝持住山清

修四十餘年如一日脇不至席終身禮誦未常輟一夕當江南禪道草昧之時出入多口之地始終無議之者其操行可知已師居鄉三載所蒙化千萬計一夜四鄉之人見師庵中大火發及明趨視師已寂然而逝矣萬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日也師生於弘治庚申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弟子真印等茶毘葬于寺右予自離師遍歷諸方所叅知識未見操履平實真慈安詳之若師者每一興想師之音聲色相昭然心目以感法乳之深故至老而不能忘也師之發跡入道因緣蓋常親蒙開示第末後一着未知所歸

前丁巳歲東遊赴沈定凡居士齋禮師塔于棲真乃募建塔亭置供贍田少盡一念見了凡先生銘未悉乃槩述見聞行履爲之傳以示來者師爲中興禪道之祖惜機語失錄無以發揚秘妙耳

釋德清曰達磨單傳之道五宗而下至我明徑山之後獅絃將絕響矣唯我大師從法舟禪師續如綫之脉雖未大建法幢然當大法草昧之時挺然力振其道使人知有向上事其於見地穩密操履平實動靜不忘規矩猶存百丈之典刑遍閱諸方縱有作者無以越之豈非一代人天師表歟清愧鈍根下劣不

能克紹家聲有負明教至若荷法之心未敢忘于一息也敬述師生平之槩後之觀者當有以見古人云勅建五臺山大護國聖光寺妙峰登禪師傳

師諱福登別號妙峰山西平陽人姓續氏春秋續鞠居之後也師生方七歲父母值凶歲亡無殮具薦蓆而已師失怙恃年十二投近寺僧出家不得善視年十八遂逃携一瓢至蒲坂郡東山有文昌閣萬固寺僧朗公居之師至日乞於市暮宿於閣朗公憐之居無何山陰王出遊見師奇之謂朗公曰當善視此子他日必成大器公遂留爲弟子居頃之值地夜大震

民居盡塌師被壓將爲必死朗公亟搜之幸無恙王因謂師曰子臨大難不死此非尋常何不痛念生死大事乎師時年二十二卽奮志遠遊王曰未可姑就中條山之棲岩寺修蘭若令師閉關師請益近之法師示以法界觀於關中依習禪觀日夜鵬立者三年心有開悟乃作偈呈王王見之曰此子見處早如此不折之他日必狂因取敝履割底封寄之乃書一偈曰者片臭鞋底封將寄與爾並不爲別事專打作詩嘴師見之對佛作禮以線繫於項上自此絕無一言矣三年破關往見王則具大人相王甚喜乃曰子雖

知本分事但未聞佛法恐墮邪見介休山中有講楞嚴經者促師往聽授具戒師年二十七王謂師曰子爲僧未出山門如井蛙耳南方多知識子當往叅他日歸來可當老夫行脚也乃親爲師緝理操方具解自着絨衲襪外綴以藍縷手授之曰此防寒也師受教卽單瓢隻杖南詢遍叅知識至南海禮普陀回寧波染時症病幾死旅宿求滴水不可得乃探手就浴盆掬水飲之甚甘詰朝視之極穢濁遂大嘔吐忽自覺曰飲之甚甘視之甚濁淨穢由心耳卽通身大汗病乃痊而遍體疥腫至南都時隆慶元年冬月也適

先大師講法華經於天界予居副講師執淨頭役予每早起見厠潔卽知行者爲非常人宵偵之見師執燈灑掃洗籌杖近窺之乃一黃病頭陀耳心異之久之師病臥于客寮予往視則瘡腫遍身手不能舉因問師安否師曰業障身病已難當饒病更難治予曰何謂也師曰但見行齋饅頭恨不都放下予心知爲有道者明日袖餅果往候以手投師欣然咽之大快予笑曰此真道人也因坐談師曰每聞師講心開意解英年妙悟如此予曰此非本分事志將從師遠遊參究向上一着耳不旬日覓師不得知潛行恐以予

爲累也師歸王見甚喜且詢所見法門人物師述先德知識在初學則以予爲一人王繇是亦念之師旣歸無意人間世乃於中條最深處誅茅弔影以居辟穀飲水三年大有發悟卽以宗鏡印心深入唯心之旨王日重三寶於南山建梵宇成延師居之且欲求北藏經于大內促師親往師居山日久髮長未剪乃隨宦遊者至京師時予已乞食長安師於馬上偶識予於燕市舍館定乃物色于西山一見曰識得麼予熟視之見雙瞳炯炯忽憶爲天界病行者也曰識得師曰改頭換面也予曰本來面目自在師笑而作

禮齋罷別去明日往候連牀夜談具述求藏因緣予
曰自別師無日不念今特相尋適來觀光上國以了
他日妄想耳師曰儻不棄某當爲師前驅打狗耳卽
別隆慶壬申冬月也明年春三月予遊五臺志居之
以不禁冰雪復回都門行乞左司馬伯玉汪公語予
曰法門寥落大自可悲觀公骨氣異日當爲人天師
幸無浪遊小子視方今無可爲公師者捨妙峰公無
友矣予曰夙有盟公曰果同行小子當爲津之是年
秋師造藏完已束裝予適至師卽命登車未一言遂
同行及至蒲王見甚歡安藏畢乃留結冬萬曆元年

癸酉也師居常以二親魂未安欲改塋山因國主分
守查公平陽太守順庵胡公各助葬明年甲戌春正
月子同師結隱五臺東行便道過里合葬二親予爲
卜城東高敞地葬之作墓誌銘事畢遂至臺山下居
北臺之龍門冰雪堆中得老屋數椽共棲之越三年
予恒思無以報二親乃發願刺血泥金書華嚴經師
亦刺舌血硃書各一部經將完師欲建無遮大會遂
下山募資具期年緣畢集欲演大華嚴擬萬曆九年
辛巳冬日開啟先是慈聖聖母爲薦先帝保
聖躬修五臺塔院寺舍利塔時工將竣求皇儲遣

慶遊卷十六
官於五臺時會方集於新寺予與師議曰吾徒凡所
作爲無非爲國報本也宜將一切盡歸之寔方外
臣子一念之忠耳師然之以是年冬十一月啟會明
年壬午春三月圓滿期百二十日九邊八省緇白赴
會者道路不絕每食不減數千人會罷將所餘金穀
封付常住與師一鉢飄然長別矣予東蹈海上師往
蘆芽結庵以居期年聖母以求儲因緣訪予二人
獨得師就蘆芽賜建華嚴寺項成一大道場於山
頂造萬佛鐵塔一座高七級初蒲坂萬固寺爲師故
山有唐聖僧舍利十三級高三百尺及大佛殿皆傾

圯鄉大司馬見川王公議重修延師居三年塔殿鼎
新項之三原大中丞鄭菴李公請建渭河橋梁師往
二年工既竣回蘆芽過寧化見石壁千仞一平如掌
師喜之乃鑿爲窟深廣高下各三丈五尺雕華藏世
界十方佛刹圖萬佛菩薩像精密細妙遂成一大道
場居無何宣府西院議建大河橋師應命至度之水
濶沙深乃建橋二十三孔亦竟成師素願範滲金三
大士像造銅殿三座送三大名山己亥春杖錫潞安
謁藩王王適造滲金普賢大士送義帽師言銅殿事
王問費幾何師曰每座須萬金王欣然願造峨帽者

卽具輜重送師至荊州聽自監製用取足於王殿高
廣丈餘滲金雕鏤諸佛菩薩像精妙絕倫世所未有
殿成送至峨嵋大中丞霽宇王公撫蜀聞師至請見
問心要有契公卽願助南海者乃采銅於蜀就匠氏
於荆門工成載至龍江時普陀僧力拒之不果往遂
卜地於南都之華山奏 聖母 賜建殿宇安置遂
成一大刹師乃造五臺者所施皆出於民間未幾亦
就乙巳春師躬送五臺議置臺懷顯通寺 上聞遣
御馬太監王忠 聖母遣近侍太監陳儒各賫帑金
往視卜地於寺建殿安奉以丙午夏五月興工鼎新

創立以磚壘七處九會大殿前後六層周市樓閣重
重聳列規模壯麗 賜額 勅建大護國聖光永明
寺工竣乃建華嚴七處九會道場上下千二百衆請
十法師演華嚴經所費皆出內帑道場之盛蓋從前
所未有也師初入臺山以道路崎嶇於是溪設橋梁
石鋪大路三百餘里修阜平縣橋 賜額普濟建接
待院爲往來息肩之所又於龍泉關外忍草石建茶
庵 勅賜惠濟院捨藥施茶歲常賜金若干隨蒙
頒賜龍藏建磚閣安供後創七如來殿又於阜平立
長壽庄奉 聖母建殿閣前後七層範接引彌陀像

高三丈六尺山門鐘鼓兩廊寮舍規模宏敞又爲一大道場 賜額慈佑圓明寺置供贍田數頃師居五臺當建立時亦應他緣山西撫臺請修崞縣要路滹沱河大橋晉王請修省城大塔寺殿宇完修會城橋長十里工未成壬子秋九月師以疾還山乃料理所建道場上下立爲十方常住各得其人向來眷屬各令歸故山不留一人膺月十九日卯時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庚子入滅於萬曆壬子世壽七十有三法臘四十有奇師旣化 上聞之賜葬建塔于永明之西問師功德未完者悉令完之 聖母賜千金布五

百匹爲塋事初侍御蘇公雲浦按山西因入山訪師問心要相契往返酬酢多語句未錄師示恙公遣醫致藥石及遷化公爲製塔銘常曰人以妙峰師爲福田善知識實不知其超悟處也嗚呼師果何人哉起於孤微卒能於人天中作一代廣大佛事以予蚤歲物色師於陸沉賤役中及年三十同行脚刻志修行旣而臺山一別三十餘年始以小王助道終至 聖天子 聖母諸王爲檀越凡所營建法施應念雲湧投足所至遂成寶坊果何緣而能致耶苟非心遊法界圓融性海所流不思議力而能若此也耶師自發

跡操方住山行履從來一衲之外無長物恒隨侍者無一人如所建立皆秉明一心而金錢施利曾未染指隨立隨去略無介懷所成大刹十餘處無一弟子爲居守住則隨緣一毫不私去則若忘寸絲不掛飄然若浮雲之聚散孤鶴之往來豈非深證唯心遇緣卽宗者耶師貌古骨剛具五陋面嚴冷絕情識孤勁無緣飾終身脇不至席予深感切磋之力名雖道友其實心師之也雖別三十餘年時時居然在目如臨師保生平不忘所自豈非宿緣哉悲予老矣不能致辦香於龕室以因緣障道世多肉眼梟以福田視師

而不知其密造故述師生平之槩使後世知我明二百餘年其在法門建立之功行亦唯師一人而已豈易見哉

贊曰古人一得金剛正眼則能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非分外事然於法性空中特野馬塵埃師之自視也亦若是而已予常竊謂假能以似師之緣攝歸一際作助道具建刹如那蘭陀性相並樹禪淨雙修則四十餘年足不離影而於法門之功當與清涼東林比隆矣觸目華藏淨土莊嚴又不止三山十刹而已也嗟乎往矣其或俟師再來耶

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

自白馬西來像教東興羅什淨名振其綱遠公涅槃
挹其緒而大法始昌明於中夏六朝盛矣然其真宗
猶未大樹立自天台標三觀以成一家有唐賢首始
開華嚴法界之宗清涼獨擅其美玄奘闡唯識之旨
窺基專業其門由是性相二宗之淵源一心三諦之
旨始橫流於大地吾佛一代聖教如大海潛流於四
天下教義幽宗如揭日月於中天矣自是著述多門
標定非一無非探其本源而攝歸真際摠皆游泳如
來之性海撈攬法界之魚龍不異觀白毫於靈山聽

圓音於覺苑也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直指一心
不尚文字由是教爲佛眼禪爲佛心禪教齊驅並行
不悖及六祖而下禪道大興則不無尚執之呵而教
禪始裂圭峰力挽未能永明會性相歸一心目爲宗
鏡而佛祖全體大用彰明大著矣惟我 聖祖龍飛
廓清寰宇開萬世太平之業初 至建康劔甲未解
卽崇重佛氏洪武三年 詔天下高僧安置於天界
寺建普度道場於鐘山靈谷名流畢集大闡玄宗
御駕躬臨 親聞法喜而法道之盛不減在昔何其
偉與由是於一門制立三教調禪講瑜珈以禪悟自

心講明法性瑜珈以濟幽冥乃建三大刹以天界安
禪侶以天禧居義學以能仁居瑜珈汪洋洋洋天下
朝宗自北遷之後而禪道不彰獨講演一宗集于
大都而江南法道日漸靡無聞焉正嘉之際北方講
席亦唯通泰二大老踞華座于京師海內學者畢
集而南方學者習於軟暖望若登天惟我先大師無
極和尚自淮陰從師一鉢往依焉飲水齧雪廢寢忘
食者二十餘年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既而南歸
至金陵魏國公子見而悅之遂爲檀越請講圓覺經
唱而不和聽者寥寥祠部王政五臺陸公往謁謂先

太師翁西林和尚曰頃見北來高僧無極真人天師
也聆其講說妙義深契佛心吾念報恩乃聖祖所
設之講教僧徒居此安可絕無聞乎公爲住持誠能
禮請歸寺大演法道開誘羣蒙法門之幸也師翁唯
唯卽盡禮致幣敦請時嘉靖三十二年也師至安居
於寺之三藏殿以玄奘大師髮塔在焉常住歲設常
供太師翁乃選寺僧數十人躬領座下日聽講諸經
附近諸山耆宿稍有應者久之則京城善士日集知
供四事善化之風漸開時有居士黃公某者夫婦久
持齋一日公携幼子六郎往設供六郎卽雪浪法師

恩公也公生性超邁朗爽不羣唯好嬉戲作佛事及入社學先生訓句讀略不經心督之第相視而嘻固無當也是日設供值講八識規矩公一聞卽有當于心傾聽之留二三日父歸喚公公不應父曰若愛出家耶公笑而點首父強之竟不歸父歸數日母思之切促父往携之父至強之再三公暗袖剪刀潛至三藏塔前自剪頂髮手提向父曰將此寄與母父痛哭公視之而已由是竟不歸父回告母遂聽之公時年十二也從此爲沙彌出入衆中作大人相一日大衆齋公先至飯堂坐第一座頂首座至咄曰小沙彌何

得居此座公曰此座誰當居座曰通佛法者公曰如是則我當居之座曰汝通何佛法公曰請問座曰且問今日法座上講箇甚麼公隨口而應了了大意一衆驚嘆曰此子再來人也公每聽講卽嬉戲及問之無遺義焉公出家之明年予十二歲亦出家太師翁携予參先大師公坐戲于佛殿一見予而色喜若素親狎人視爲同胞然予以幼從讀誦未知義也公少居講肆見解超羣一衆敬服年十八卽分座副講聞者悚悟然公天性不羈略不爲意予十九薙髮先大師于本寺演華嚴玄談予卽從授戒聽講心意開解

如夙習焉時公器予卽以法爲兄弟莫逆也公尚未
習世俗文字予偶作山居賦一首公粘于壁公姪博
士黃生見之羨曰阿叔有愧此公多矣公曰是彫蟲
技耳俗足齒哉公年二十一佛法淹貫自是勵志始
習世間經書子史百氏及古辭賦詩歌靡不搜索遊
戲染翰意在筆先三吳名士切磨殆遍所出聲詩無
不膾炙人口尺牘隻字得爲珍秘嘗謂予曰人言不
讀萬卷書不知杜詩我說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常
閱華嚴大疏至五地聖人博通世諦諸家之學方堪
涉俗利生公之肆力于是豈無意乎予從雲谷先師

習禪于天界切志叅究向上事公每見予枯坐卽呵
曰用如三家村裏土地作麼頻激以聽講予曰各從
其志耳古德云若自性宗通回視文字如推門落臼
固無難也公曰若果能此吾則兄事之自是予於山
林之志益切以始閱華嚴知有五臺山心日馳之年
二十五志將北遊別公于雪浪菴公曰子色力孱弱
北地苦寒固難堪也無已吾姑携子遨遊三吳操其
筋骨而後行未晚予曰三吳乃枕席耳自知生平軟
暖習氣不至無可使之地決不能治此固予之志也
公曰若必行俟吾少庀行李之資以備風雨予笑曰

夢遊卷十六
兄視弟壽當幾何公曰安可計此予曰兄卽能資歲月計安能終餘日哉公意戀戀不已予詒之曰兄如不釋然試略圖之公冒大雪方入城予卽携一瓢長往矣公回山不見予不覺放聲大哭以此知公生平也予遂孤杖北遊公亦遊目嵩山至伏牛結冬而歸居常曰清兄去吾無友矣旣聞予在都下公瓢笠而尋至則予行脚他方公遂留京師及予同妙峰師入五臺結茅以居公聞之卽登臺山問予於冰雪堆中夜談因扣公志公曰吾見若此心如冰誓將同死生耳第念本師老矣奈何予曰不然人各有志亦各有

緣察兄之緣在弘法以續慧命非枯寂比也江南法道久堙幸本師和尚受佛付囑而開闢之觀座下似未有能振其家聲者兄乃克家的骨子將來法道之任匪輕且師長暮年非兄何以光前啟後幸速歸無久滯他方也公卽理策歸濱行予囑之曰兄素未以法自任此回乘本師老年就當侍座以收四方學者之心他日登壇則吾家故物耳幸無多讓公旣歸則挺然以法爲任久叅夙學皆卻步矣先師弘法以來三演大疏七講玄談公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礙之旨遊泳性海時稱獨步公素慕 宗大章宗師開堂

于少林公束包往叅竟中止旣而遜菴昂公從少室
來至棲霞拈提公案公折節往從商確古德機緣得
單傳之旨人或耻公公曰文殊爲七佛師何妨爲釋
迦白槌自爾凡出語言頓脫拘忌從此安心禪觀及
先師遷化公據華座日遶萬指一旦翻然盡掃訓詁
俗習單提本文直探佛意拈示言外之旨恒教學人
以理觀爲入門由是學者耳目煥然一新如望長空
撥雲霧而見天曰法雷啟蟄羣彙昭蘇聞者莫不歎
未曾有先是誦肄所至多本色無文所入教義如抱
椿搖櫓略無超脫之機及公出世如摩尼圓照五色

相鮮隨方而應一雨普霑三草二木無不蒙潤且以
慈攝之以威折之一時聰明特達之士無不出其座
下始終說法幾三十年每期衆多萬指卽閑遊山水
杖錫所至隨緣任意水邊樹下稱性揮麈若龍驤虎
嘯風動雲從自昔南北法席之盛未有若此先師說
法三十餘年門下出世不二三人亦未大振公之弟
子可數者多分化四方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公門除
耶溪三明明宗已往現前若巢松浸一兩潤大唱於
三吳蘊璞愚晚振於都下若昧智獨揭於江西心光
敏宣揚於淮北海內凡稱說法者無不指歸公門非

具四攝之力何能有此嗚呼豈尋常可測哉公每撤座則修壁觀嘗于長興山中結茅習靜入定二日林木屋宇爲之振動此人所未知也天性坦夷不修城府不避譏嫌以適意爲樂來去翛然如逸鶴凌空脫略拘忌達觀禪師頗有嫌於公予曰師固不知雪浪吾觀其因地聽唯識而發心向藏塔而剪髮此再來人窺基後身也達師首肯曰吾自今不敢易視此公矣嘉靖末年本寺雷火災殿堂一夕煨燼予與公相對而泣曰嗟乎佛說大火所燒淨土不毀何期與之俱化耶傷哉難矣方今之世捨爾我其誰歎惜乎年

輕福薄無道力從此決志修行他日長養頭角崢嶸終當遂此興復之願由是予北遊固志在生死大事其實中心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忘卽五臺東海皆若子房之始終爲韓也不幸而竟以賈害信乎大事因緣固未可以妄想求也及予罹難被遣過故鄉公別予於江上促膝夜談及初志予曰事機已就若不遭此蹶指日可成今且柰何予徃矣兄試相時先唱當躬行乞於南都以警衆之耳目予早晚天假生還尚可計也公領之明發遂長徃萬曆乙未冬十一月也予度嶺之三年戊戌公見本寺塔頂傾側遂奮志修

慶遊集十六
理一時當道助發給諫祝公首唱公親領衆數百次第行乞於都市一時人心躍然興起金錢集者動以千百計大役遂舉塔高二十五丈其安塔頂管心水約長七丈架半倍之則從空而下如芥投針其勢難矣公心苦極忽嘔血數升時管水卽入在架之人如鳥棲桑條竟無小恙豈非心力所致哉會計所費數萬緡唯 聖母賜三千金其餘皆出民間未動公家一髮也公生于富室人皆視爲性習軟暖及中年操履篤於苦行於江東大市立捨茶菴公自擔水日供不倦門人相從說法不輟卽弱質者日益強矣居常

思結十方粥飯緣暮年就吳之望亭開接待院接納往來躬操薪水執作具領學人作務日則齋飯晚則澡浴夜則說法二利並施三吳之士翕然信向卽闡提亦轉爲護法未幾示微疾一日告衆曰汝等善自護持吾將行矣弟子乞師垂示公曰如空中花本無所有說箇甚麼問曰師卽不諱用坐龕用棺木公曰坐死用龕子臥死用棺材相錫打瓶且莫安排言訖頃卽索浴更衣端坐而逝弟子輩迎葬于雪浪山化之日悲感載道學人如喪考妣也公生于嘉靖乙巳九月九日入滅於萬曆丁未某月某日世壽六十三

歲法贖四十五夏得度弟子雖多獨孫慧經字緣督者盡得心要且善相宗其唯識一論實從開發惜乎早夭傳法弟子出世者如前所列隱約者尚多多也嗟乎予與公猶同胞也三十聯携老未合併時爲永歎每思當世知公者希况沒世乎因述公生平之槩爲法道中興所係且令後之學者知大法因緣有自來也

贊曰聞之菩薩往來人天留惑潤生尚有隔陰之昏而不通於宿命唯自驗之於夢中智者觀之以習氣毫無爽也予以公出家因緣是知必爲再來人至人

潛行玩世逆順無方豈常情可測哉龍象蹴踏固非跛驢所堪無怪乎肉眼忽之也苟非乘夙願力豈能光流末世起百代之衰哉觀其生死脫然可知矣

皖城浮山大華嚴寺中興住山朗目禪師智公傳

公諱本智初號慧光曲靖李氏子先爲金陵人後徙居滇南生而倜儻不羣負出塵之志曲城之陽有朗目山公之父出家居此號白齋和尚公年十二卽往依出家遂薙髮爲驅烏後行脚遇黃道月舍人與語投機爲更其號曰朗目云白齋以華嚴爲業公以聞

熏發起卽從事焉居常以生死大事爲懷切志向上年十九受具白齋將順世公請益齋曰是惡知不旦暮爲人壻也公發憤卽決志操方北遊中原遍歷名山叅訪知識足跡半天下氣吞諸方八九矣南北法門諸大老若伏牛之大方印宗南岳之無盡廬山之大安薊門之遍融月心皆一時教禪師匠咸及其門經爐冶鉗鎚故若宗若教得其指歸第於叅究已躬一着以未悟爲切於是立禪一十二載始得心光透露由是機辯自在行脚北遊過六安大夫劉公爲新中峰華嚴蘭若居之未幾去白下給諫字淳鍾公爲

人傲物素少法門無纓其鋒者一日至天界寺問王者曰善世法門可有禪者廖王者推公出見請問禪師天界寺還在心內心外公曰寺且置借問爾把甚麼當作心鍾默然公曰莫道天界卽三千諸佛只在山僧拂子頭上鍾良久作禮自是始知法門有人矣陶公允宜宦比部相與莫逆陶左遷廬州別駕署篆六安創鏡心精舍以待公皖之東九十里曰浮山昔遠公與歐陽公因棋說法處有華嚴道場古刹爲一闡提所破廢太史觀我吳公每慨之欲興而未能也公自淝水飄然一錫而來吳公一見與語相印契再

夢遊集十六
拜而啟曰浮度固爲九帶宗乘近爲古亭和尚演化
地華嚴道場卽重巖刹竿也今爲有力者負之而趨
其如茲山何古亭爲滇南人師豈後身適來豈非理
前願耶公聞而愕然曰予少時每對古亭肉身瞻戀
無已抑聞開法浮度不知卽此山也因思華嚴乃出
家本始皆若宿契遂欣然心許之於是拈香禱於護
法善神遂腰包而去太史猶未知所向徃也公至淮
陰沁水劉中丞東星建節於淮鳳慕方外友邂逅於
龍興寺觀公機警喜愜素心乃館之公暇與語間及
浮度因緣劉公欣然曰此彈指之力耳卽檄下郡邑

令一行聞提攝伏盡歸我汶陽之田百五十年之廢
墜一言而興起之豈非願力耶寺旣復遂北入京師
會神廟爲慈聖皇太后勅頒印施大藏尊經公
乃奉璽書持大藏歸浮山始自戊戌迄於壬寅五
年之間而浮山護國大華嚴寺巍然如從地湧豈人
力也哉叢林就緒卽付囑其徒圓某感劉公護法之
恩走沁水致弔焉藩王爲佛法金湯刹利中最聞公
入國欲致一見公語使者曰佛法付囑國王久嚮賢
王深心外護法門若以世法相見則不敢辱王之明
德使者覆王曰願聞法要也詰朝王坐中殿延公入

長揖問王曰善哉世王富有國土貴無等倫作何勝
因感斯妙果王曰從三寶中修來公曰旣從三寶中
修來因何見僧不禮生大我慢王悚然下座請入存
心殿設香作禮請問法要因問華嚴梵行品云身語
意業佛法僧寶俱非梵行畢竟何者是梵行公曰一
切俱非處正是清淨梵行王聞歡喜遂執弟子禮所
供種種獨受一紫伽黎及水晶念珠留鎮浮度山門
王亦竟爲華嚴檀越公雖往來都門與紫栢老人未
接面於癸卯冬老人示遭王難惑者驚眩公歎曰紫
栢不唯逆行方便超脫生死甚爲希有卽以一死酬

世王四十年崇教之恩法門無此老豈不盡埋沒
於一鉢中耶識者謂公親見紫栢吳太史曰知師者
何必在弟子耶自法門一變京師鼓林震驚人人自
危卽素稱師匠者皆鳥驚魚散獨公晏坐金剛地爲
魔陣之殿然竟無知公微意者詎非代紫栢一轉語
耶居二年乙巳冬慈聖聖母周三百六十甲子建
法會於都南之廣慈爲增上祝延懿旨請公講演
楞嚴公初不應命強之及講二軸未終至同別妄見
處忽告衆曰生死去來皆目青所見耳吾行矣華藏
莊嚴吾所圖也今歸矣踞座端然而逝時萬曆乙巳

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公得力俗弟子唯墨池居士王舜鼎官兵部職方郎中先三日前公以書報別云行圖一晤了此寥廓且托以後事王荅書有云滴水滴凍時目下如何逾日而化計聞聖母悼恤有加賜金若干返靈骨於浮度妙高峰之南麓從公志也始末因緣具載吳太史塔銘予居嶺外聞公名動一時往來衲子喧傳悉公人品魁梧奇偉胸中無物目中無人自少行脚橫趣諸方如脫索獅子豈規規腰包簞笠者比觀其機辯迅捷蓋夙根慧種亦秉願輪而來耶以遠公開浮山百餘年而墜久則古亭振起

之古亭振百年而公適中興之由是觀之古亭非遠公之後身公非古亭之影響耶觀公之行事若幻化人太史公云古亭歸路爲來路遠錄宗乘入教乘此實錄也然公雖未匡徒卽末後一着而舌根不壞矣贊曰聞之諸佛不捨衆生界菩薩不斷生死根故孤調解脫受焦敗之呵豈以守斷滅爲真修耶况善財所叅知識皆毘盧遮那脗光所現是以華嚴法界草芥塵毛皆菩薩行是知從上佛祖出沒三有之海以一滴而見百川之味也以是觀公始終以華嚴爲究竟能幻化死生是則從緣無性以達無生者公實有

焉

淨明沙彌傳

沙彌錢唐黃生也以臨終求剃髮作僧形坐脫故得沙彌稱俗諱承惠字元孚先皈依雲棲大師法名淨明生平性介不合俗不治生產居鄉里多忤衆即親友會獨頽然瞠目而已澹無嗜好山水翰墨外無事父死無遺資僅能贍八口性至孝事祖母生母嗣母即窘不能繼甘旨多方爲之盡心焉祖母死病篤卧床褥間極力治喪事盡禮鄉人稱之性好施隣媿寒無衣卽解衣衣之隣人貧無食傾囊止百錢盡與之

其妻弟聞其見其孤硬可與入道頻說之喜而不入因導歸雲棲得名焉壬子冬得吐血症積三歲不痊乙卯春病劇厭家居乃移於城東邵氏園聞氏兄弟引之念佛意不屬以素無志于此猶未甘死心也聞撫然厲聲曰汝眼光落地後卽今知痛知疼的畢竟落甚麼處生悚然起色曰將奈何聞卽力教以念佛生曰教我念自性彌陀耶念極樂彌陀耶聞曰汝將謂有二耶明豐然有省請慧文法師至設觀佛像爲說淨土因緣法音入耳生甚欣然乃亟請聞王張剃髮受沙彌戒披法服引鏡自照曰吾今得死所矣因

屏家屬極力念佛默觀蓮花經七日舉族皆聞蓮華香臨危忽破顏微笑口喃喃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真實意乃命家人作齋供佛請侶念佛回向願文至放光接引垂手提携歡容可掬乃起端坐開眼諦視佛像安然而逝時某年某月某日也

幻人曰聞之般若如大火聚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于火聚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是知火宅中人性剛介而不與世情合者此夙習般若內熏之力然也第逃不自照耳觀黃生素

不念道及病苦之劇仗親知力指歸正道臨危遂發心出家作沙彌披法服就死念佛七日即能感佛接引端坐而逝此非般若熏習之驗與所謂一念回光頓同本有生實以之孰謂生死難出哉

聞仲子小傳

仲子姓聞氏名

字子與浙之錢塘人孝廉啟祥

之弟也仲子幼善病故早戒舉子業素有出生死志無意於室家乃歸依雲棲受淨土法門篤信而力行之予弔雲棲仲子作禮白言某爲生死大事願薙髮而從知識後予曰不然佛性四大不能拘豈毛髮可

礙乎况親在不可遠遊佛子容爲不孝乎仲子遂已
比歸匡山知仲子病篤且死心甚哀之及讀伯氏傳
乃大喜曰信哉雄猛丈夫也初仲子自恃信力強勝
雖久病心力甚壯決以爲往生無難及至臨危方生
方死之際積習現前心神恍惚方知淨業未純往來
不易乃蹶起大呼曰亟請知識念佛助我知識既集
念佛連日而習境昏擾乃復呼曰生死根株知非他
人可能拔也遂立起着衣盥洗對佛焚香煉臂懇倒
懺悔苦切哀誠徹夜無倦頃則自知夙障冰消心安
神逸淨土真境朗在目前怡然靜定急令剃髮披袈

袈爲僧伽相安然別眾端坐而逝嗟乎此豈常人所
能哉常聞涅槃諸佛之安宅也非僧祇勤苦而不能
證至若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便登淨土衆生之
故家也至有身陷鑊湯一念回光卽變而爲八德蓮
池之二者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予觀仲子臨終習
境現前詎非惡道之先見歟何其勇猛蹶起大呼一
怒而拔歷劫生死之根變苦趣爲淨土豈非烈丈夫
哉斯道也又可以音聲笑貌爲耶仲子行事具載伯
子傳故特表著大略令談往生法門者於仲子有良
驗焉

3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易通卷一

三

上論始於夫普天都令為非主者明
其意也又何以音聲天賦然則中
之所與氣既主之財變音聲為氣上
之使則非變音之去其始而具其
以之二音音聞其音未具其人必
於其音至音一則變為一矣同大
至音變音一則變為一矣同大
音音聞其音未具其人必于音中
變音音聞其音未具其人必于音
變音音聞其音未具其人必于音



三廿二

易通文一八